每星期六出版　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每份售四千元

觀察

第三卷　第五期

專論

論當前的政局與美國　吳世昌

對華政策　樓邦彥

副主席的謎　梁㵮溟

預告選災·追論憲政（下）

科學叢談

生物學戰爭　胡先驌

美國通信

「黑白分明」　史超禮

聯總·行總·解總的官司　（觀察專稿）　觀察記者

觀察通信

國民黨黨團合併前後　（南京通信）觀察特約記者

內戰最前線　（保定通信）觀察讀者投寄

蘇僑北撤記　（北平通信）觀察特約記者

書評

補評英文新字辭典　錢鍾書

編輯後記

「爲中國農業試探一條出路」刊出後的響應　安平

讀者投書

關於新試月刊[illegible]　揭官之風復活·學運指導　秀員會接收青島敵僞產業內幕　牛、牛販、人牛　[illegible]

觀察文摘

魏德邁告別聲明的背景　Frank L. Tsao

觀察漫畫

·撰稿人·

卞之琳　王迅中　伍啓元　呂復　沈有乾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周子亞　宗白華　胡適　柳無忌　孫克寬　高覺敷　許德珩　陳友松　陳瘦竹　夏炎德　梁實秋　張沅長　張東蓀　笪移今　郭有守　馮至　程希孟　傅雷　費孝通　楊絳　楊西孟　雷海宗　趙超構　蔡維藩　樓邦彥　錢清康　錢端升　鮑覺民　戴世光　韓德培　蕭公權

王芸生　王翰懋　任鴻鵠　何永佶　吳世昌　吳澤霖　李浩培　沙學浚　周東郊　季淡林　胡先驌　徐盈　馬寅初　許君遠　陳之滿　陳衡哲　陳維秋　曹禹　張印堂　張忠紱　張德昌　黃正銘　章靳以　馮友蘭　曾昭綸　傅斯年　楊剛　楊人楩　裴公超　趙家鑾　潘光旦　劉大杰　錢能欣　錢歐川　錢鍾書　戴文榮　戴鏞齡　蕭乾　顧翊羣

·撰稿人·

讀者投書

本刊自本期起每册售四千元

改訂訂閱辦法

讀者先生：我們又要加價，自本期起，每册售四千元。

我們總想儘可能的不增加讀者的負担，但各種事實使我們不得不加價，否則卽難于收支平衡。

一、排印工已自九月九日起增加了百分之三十，現在

排工	小五號	五萬六千元
	六號	六萬五千元
印工	每令	十萬元

二、大公報的廣告費已漲價兩次，自每行七萬元增爲九萬一千元，又增爲十三萬二千元。

三、最可怕的還是紙。紙價的狂漲，在短短一個月中，竟然上漲一倍。在八月十日左右每令約在二十七萬元左右，到八月底九月初，便三十五萬，四十萬，四十五萬，五十萬，瘋狂上跳，最高曾漲到五十四萬元一令。政府對于這一方面，完全放任。黨營的和官方的報紙刊物，大都另有辦法，我們這些民營的刊物，就活活被扼得透不過氣來。

上面所述種種，當可使讀者明瞭：事實上我們的開支，已不祇增加百分之三十。所以許多民營刊物，都已被迫漲價。自上週起，已有幾個週刊漲到每册售六千元。實際環境迫得大家非加一點錢不可。我們決定自每册三千元增售爲每册四千元。敬請讀者先生原諒。

關于訂閱辦法，我們乘此亦改變一下。過去我們採用活動計算方法，因爲物價時常波動，我們不敢作硬性的規定。但是許多讀者都來信要求作硬性規定，如三個月多少錢，六個月多少錢，錢付了以後，便不受加價影響，俾定戶能得到一種保障。讀者這種意見，當然很合理。我們爲接受讀者的要求起見，姑且試行一下。現在重行規定訂費標準如左：

三個月（十二期）	六個月（廿四期）
平寄：四萬元	平寄：八萬元
掛號：五萬元	掛號：十萬元
航平：四萬八千	航平：九萬六千
航掛：五萬七千	航掛：十一萬四千

因爲物價關係，暫不接受全年定戶。同時，郵費如有調整，所加的郵費，仍應請讀者補繳。至于國外訂閱，一律以一年爲單位，收美金五元。（編者）

關于新聞紙雜誌用紙節約辦法

編者先生：我是很擁護節約運動的，尤其希望能在上海實行，實行得持久，實行得透澈。今日報載上海市節約運動委員會九月十八日在市政府開會討論，其中關于「新聞紙雜誌及書籍用紙節約辦法」一項的討論結果，我有幾點意見：

一．關于報紙的減少篇幅問題，到會的人都認爲這件事情很大，不作主張，由報館自已跟中央商量。我覺得這種態度，不甚合理。合理的態度是由市當局約上海報界（貴同人，會同商量，想出一個折衷的辦法，一方面顧到報館實際的困難，一方面顧到節約的原則。決不應不作主張，由報館自行跟中央商量。

二、我旣擁護節約，我自然不反對報紙減少篇幅。但我不贊成在新聞方面減少，而主張在廣告方面減少。現在一般報館的作風，是廣告多多益善。廣告擠了，就把新聞犧牲。以爲新聞多登幾條，少登幾條，不生影響，而少登了一條廣告，就要少收幾十萬或幾百萬元鈔票。這完全是從商業的角度來支配的，我不以此種作風爲然。但是廣告是報館主要的收入，假如要減少廣告篇幅，勢將影響報館收入；我們也不能不替報館設想。我主張爲符合節約原則起見，廣告依比例縮小其尺寸。本來現在有許多廣告，動輒全版或半版，實無必要，可以縮小，藉以減少紙張的浪費。廣告尺寸縮小後，廣告刊費並不比例減少，但因縮小尺寸而節省之紙張成本，應在廣告費中除去，以示公允。我們一方面應當規定，每一廣告最多不得佔據多少方寸的地位，這樣，使登廣告有一個客觀的限制；同時，廣告尺寸縮小，廣告用費不減，事實上卽等于間接提高了廣告費。廣告費提高後，自然而然將使廣告刊戶縮小其登載的尺寸大小。我們可用這兩個平行的方法，來限止廣告篇幅太大的浪費，一方面節約了紙張，一方面又不影響報館的收入。

三．關于雜誌篇幅的減少，那天到會的人決議「告訴印刷業，雜誌應該照規定的頁數印」。我覺得這個辦法和所表現的態度也不好。市當局爲什麼不直接正式通知各雜誌，要他們照規定的頁數出版，而要採取間接的方法，經過印刷所來控制雜誌的篇幅？要知雜誌和印刷所的關係，乃是一種商業行爲的關係，印刷所無權來干涉雜誌的內容和篇幅，而且印刷所旣是一種營業性質，在原則上，他祇有歡迎人家多排多印，决不願限制人家多排多印。而且由市政府通知各雜誌社辦理，至少是一條正路，正路不走，却走斜路，我不敢贊同。這種心理是病態的。

四、政府要節約紙張，祇在篇幅上着眼是不正確的，同時應當在文化的意義上着眼。對于一切以誨淫爲中心的出版物，亦應加以取締，藉以省節紙張的浪費。市當局的討論，未能觸及此點，實爲最大的缺陷。

趙紫仁　九月十九日　上海

捐官之風復活

編者先生：宋子文去官已數月，近捐二千億入黨，遂得一省主席，此前清捐官之風復活，亦可由此約略知道一個省主席的代價。

麥右文　九月十九日　南京

「學運指導委員會」！

編者先生：國民黨四中全會閉幕時，提出了幾件應辦事項，最可注意的是：「學運指導委員會，應在各大學普遍成立」。這是政府鑒於上次學潮的嚴重，應該設法制止，所以國民黨中常會決定了這個方案。名義上是指導學生運動，實際上是防止學生活動，不準再有「學潮」發生！

我們很不了解，政府屢次聲明黨派退出學校，可是這次國民黨在行憲前夕宣佈「學運指導委員會」在各大學普遍成立，無疑的學運指導委員是國民黨人。這種言不顧行，眞令人可笑！我們要問：爲甚麼國民黨要特別進入學校？這不正表示了全國學校必需在國民黨控制之下嗎？思想自由，學術獨立在那裏？

任似儒　九月十四日　北平

齊魯企業公司接收青島敵僞產業內幕又一告報

編者先生：貴刊三卷一期讀者投書欄：最近青島敵僞產業處理局將全國最大的青島橡膠廠，青島啤酒廠，以及麵粉廠玻璃廠等，讓與國民黨中央財務委員會所組織的齊魯企業公司經營。（下接廿四頁）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三卷第五期
三十六年九月廿七日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
電話：四三八八二
本期零售：每冊四千元。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實書店
北平王府井霞公府甲一號

訂閱辦法

國內

	三個月十二期	六個月廿四期
平寄	四萬元	八萬元
掛號	五萬元	十萬元
航平	四萬八	九萬六
航掛	五萬七	十一萬四

如郵資漲價，請補繳

國外：全年美金五元（平寄）

廣告價目 每期銷行二萬一千五百份

封底
全面：三百萬元
半面：一百七十萬元
1/4面：九十萬元

論當前的政局和美國對華政策

吳世昌

一

當前中國的政局，由種種迹象看來，顯然已經臨到一個必須改變的關頭。中國政局之需要改變，遠在還都以前，大公報即已屢次呼籲：要變不要亂。遷延至今，還沒有變好，而亂的形勢則已擺定。以前是輿論認爲政府不變不得了，今日則政府本身，執政黨本身，已自動的感到非變不可了。促成這種政府自覺的改變，「剿共」軍事當然爲一主要原因，但國際方面的影響，和經濟危機的迫切威脅，則是直接的近因。

上文所謂種種迹象，是指下列各事：

一、國民黨四中全會的重要決議：黨團合併及其他。

二、國民黨四中全會對於當前局勢的正視、分析與對策。

三、政府各方對於魏德邁聲明的反應和外交方面態度轉變的朕兆。

四、孫科最近談話的改變以前論調。

茲就一、二及三、四各點分兩部分討論。

二

黨團統一雖只是國民黨一黨內部之事，但截到目前爲止，國民黨旣猶在訓政時期，而且即使在行憲以後，國民黨之必仍爲執政黨，說明了國民黨與中國政局之不可分性，仍將長時期的繼續下去。事實上，馬歇爾早已說過，國民黨與中國政府是很不容易分清的。因此國民黨本身如有重要的改革，似應連帶的對於政局方面也有所改革；雖然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事實與理論往往不能如預期的一致。可是政府方面這幾個月來旣然費了很大的力氣來合併黨團，至少證明了國民黨本身已感到一種預兆，非努力振作不可了。

黨團之需要統一，從反面，也證明了過去黨團之不統一及不統一的不利。三民主義青年團之建立是抗戰開始，政府撤退到漢口以後的事。那是一個偉大，光明的時期。儘管軍事失利，但國內各黨各派一致團結，設立名副其實的民意機構參政會。三民主義青年團之設立，名義上是黨的外衛，事實上是準備注入新血液以代替黨內的腐敗分子，而使它起新陳代謝的作用。今日四十歲以上的人，大致還記得北伐開始時國民黨內有共產黨，共產黨內又有共產主義青年團，那時「C.P.」「C.Y.」之聲，甚囂塵上。國民黨在抗戰初期建立三民主義青年團，當時是否係仿昔日共產黨之有「共產主義青年團」，不得而知。但至少在「黨的外衛」「預備黨員」這些形式上是頗相似的。青年團的建立主要目的是在爭取各校學生，故當時各大學校長及教育界稍有聲名之士均被請爲幹事或指導員，似乎並不限於國民黨員。當時入團的學生也頗有優秀分子

；但不久在學校中變成了特權階級。又由於黨團自上而下的對立摩擦，爭權之風逐漸明朗，使許多潔身自好的分子望然去之。終於所謂新血液也者，不僅未能使國民黨起新陳代謝的有機作用，反而自成集團，乃至因對立而抵消內部力量。青年團失去了青年性，簡直和許多黨員一樣龍鍾起來。這次黨團統一在國民黨四中全會中是一件大事，四中全會的宣言很緬懷也很自負過去北伐和領導抗戰的光榮，而歸功於上兩次的重要改革，欲以這次的黨團統一爲另一新的改革，以完成「戡亂建國」的大業。世人所能見到的是國民黨中常會中添了若干過去是青年團要人的名額。組織部長陳立夫的辭職，表示合併了青年團後的黨務不像原先單純了。陳雪屏之以教授出任青年部長，也算是向名流學者開放政權之一例。陳雪屏是退出了學校，但其工作的性質則無疑的將使黨派更深入學校。國民黨之設立青年部，重整青年的組訓工作，自然將在學校裏爭取更多的黨員。但國民黨旣與政府有着不可分性，如果政治本身沒有進步的改革，而黨團的合併只爲選舉時的統一指揮，則其在學校中所爭取的青年的品質，仍是問題。葷菜放在素菜裏可以使素菜變葷，素菜放在葷菜裏不能使葷菜變素。

但無論如何，這一件國民黨內的大事，表示政府確有決心要振作內部了。這種決心的造因有三：第一，當然是共黨勢力的蔓延，「戡亂」軍事的持久化，這點無須多說。第二，過去的學潮，依政府說爲受共黨鼓動。如果政府確如此相信，而不是作爲鎮壓學生的藉口，則共黨潛在的統制思想實太可怕。第三，經濟的枯竭，原希望美國能予以援助，但是從魏德邁調查以後的聲明看來，從馬歇爾援歐計劃的擱淺看來，此種希望早已變成未知數，迫使政府不能不作萬一失望後自力更生的準備。這次國民黨的四中全會並不像以前各次全會一樣提案多而漂亮，會期長而熱鬧，但從報上各種記載看來，至少有一點是比以前進步了：正視現實，承認缺點。正視現實則不敷延門面，不硬充漂亮。承認缺點則不虛驕狂妄，不文過飾非。——這些缺點在以前幾次全會中幾乎每次都有的，但從未見坦白承認。四中全會的這一點進步，是國民黨在這兩年中經歷無數憂患的教訓，同時也是在國民黨治下的人民以無限的血淚換來的。

國民黨在四中全會中檢討本身的優點和缺點，分析共黨的優點和弱點，相當坦白。黨中的領導人物分析現實，承認共軍的組織、紀律和宣傳都很強，共黨科學化，國民黨缺乏這些，應該努力爭取。但認爲共黨違反人性，破壞道德，毀滅中國的歷史文化，必將爲人民所棄而予以消滅。在國民黨本身，則認爲革命中民族民主義已完成，民權主義則將以選舉行憲爲歸依，現在要努力實現民生主義，其道亦不外「戡亂建國」云云。爲了中國今日的局面，也表示了對於革命和抗戰先烈的愧疚。這種正視現實的勇氣，是必要的。但是我們覺得往者已矣，今日一個政府最大的任務，毋寧是出斯民於水火而登諸衽席。李商隱詠賈誼詩云：『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從事實際政治者如果能多問蒼生之事，其成功是可以預卜的。

三

至於魏德邁的離華聲明，除了造成一種使政府對他不愉快的感覺之外，確也同時產生了一些憂懼的空氣。這種憂懼，表現得最清楚的莫過於孫科的談話。九月十六日他對合衆社記者的談話說：

『蘇聯欲使中國成爲他的睦鄰，但不願中國與其可能的敵國（指美國）成爲聯盟。……蘇聯對中國所以不快，由於中美關係過於密切。蘇聯拒絕放棄大連及其在東北之行動，皆係其不愉快之表示。但此非蘇聯欲搗毀吾人之措施。蓋蘇聯此種行動，係防止美國深入之抵制行動。』

撇開孫氏六月間幾次談話不說，客觀而單獨地看，孫氏這種對蘇聯的分析是相當正確的；雖然這一番的目的，仍在繼續他上月間的意思：如果美國不迅速而有效的支援國民政府，政府得考慮與蘇聯合作。孫氏以新任的國民政府副主席而屢次發表這樣毫不含蓄的談話，似乎不能說只是他私人的意見，而不代表政府。何況孫氏六月間的幾次直率的談話，確是促成魏德邁來華調查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國所要調查的「事實」，很明顯地，亦即孫氏所謂『共軍得有蘇聯軍火支持，』『共軍已佔東北百分之八十五土地。』『共軍中有「韓共」「日共」。』等等。因爲這才是美國眞正關心的。因爲果眞如此則眞有引起國際戰爭的可能。但魏德邁在華調查月餘，自東北、粵、台返京以後，向人表示，『中國內戰不會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除非內戰雙方均有別的國家支持。』（見觀察三卷一期通信「魏德邁在中國所瞭解的、所煩惱的、和可能建議的」一文）由這一句話，也可證明魏德邁並不認爲共軍有蘇聯支持，因爲雙方中的一方原已得美國支持，則魏德邁所謂『除非雙方均有別國支持』，證明另一方尚未有別國支持也。魏氏這種意見，當然也會向政府方面表示過。這可與這次孫氏的話相印證，孫氏說：『美蘇均不致在最近發生公開衝突，雙方皆在虛張聲勢。』這與他六月間所謂新的世界大戰不可避免云云，完全相反。而上文一轉，卻由六月間的中美共同防共（亦即防蘇）論，改爲中蘇共同防日論：『中蘇對於日本政治經濟復活之恐懼，具有同樣的觀念。』六月間的談話僅爲美援的遲遲不來而對美提出中國可能親蘇的警告，對蘇聯

是不惜指摘其支援中共的。這次，在魏德邁痛斥中國政治腐敗以後，孫氏不僅再度警告美國，中國可能親蘇，而且預先鋪好了中國同情蘇聯的道路，至少在對日問題上是如此。并且設身處地爲蘇聯着想，爲她找理由來解釋（Rationalize）其所以不放棄大連之原因，而歸之於美國勢力之深入中國。

我在此地無意批評孫氏前後言論之不一致。一個從事於現實政治的人可能從國家的利害觀點着眼，隨局勢之推移而改變其主張。我要指出與孫氏談話有關的中國外交政策，也在「銅山東崩，洛鐘西應。」當美國在數月前初次提出對日和約由十一國會商，不用否決權而以三分之二通過時，我外交當局原已表示同意。雖經國內輿論反對，但直至魏德邁來華前後，外交當局並未表示更改此意。其他如對日貿易開放等等，可謂極盡媚美外交尾美外交的能事。但自王世杰飛美出席聯合國大會時，已透露中國在對日和議時不放棄否決權之意。九月十九日王世杰在紐約接見合衆社記者，則明白表示將與蘇聯一致行動，拒絕出席美國發起的十一國和會。建議將對日和約提交十一國遠東委員會討論，而該會程序，則明文規定須得四强一致同意。此在形式上用美國的十一國會議，而實質上支持蘇聯的四强一致同意。王氏發表這段談話正在魏德邁飛返華盛頓的第二天，也即是魏氏將以建議書提交代理國務卿羅凡特的一天。而一般推測，魏氏建議將繼續以經濟援助中國。美國的評論家對於孫氏的這次談話仍認爲是恫嚇之詞。實在是一種阿Q心理。

魏氏將怎樣建議援華，其數量、性質、時期、條件如何，此時雖尚不可知，但魏氏的態度之劣，確是傷害了中國的自尊心，這比三十四年夏天中國官員在莫斯科商訂中蘇友好條約時所受的尊榮眞是不可同日而語啊！即使是抗戰前的川樾茂，也不會對中國政府有過這樣的態度。美國直到現在，尚不知道中國是一個要面子的國家，眞太蠢了。有錢借給人家就不給人面子，無論如何是幼稚的行爲。中國今日的政府是最注重現實的。自有這個政府以來，親蘇也不是新奇的事。在中國的人民看來，這一年來美軍在北平、天津、青島、上海、南京、種種姦淫殺戮的暴行，其惡感已遠超過了三十五年春季蘇軍在東北的暴行。因爲蘇聯暴行只在東北一地，而美軍暴行則遍及全國各大都市；蘇軍暴行遠道傳聞，不知其詳細及正確性，美軍則到處公然繼續爲之；蘇軍暴行一經中國人民抗議立即悄然而退，美軍則將繼續在華，不知何時始撤；蘇聯還沒有敢公然利用整個中國來作反美基地，美國則公然想把中國來作爲反蘇資本。所以中國政府果眞如孫科所說，將考慮親蘇，在對日問題上與蘇聯採取 致行動以對付美國之培養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餘毒，中國人民是決不會反對的。美國不要自以爲是中國的恩人，自以爲中國人全體在感激他，這種錯覺是要不得的。

四

說到這裏，我們不妨附帶討論一下美國的對華政策和中國內戰的性質。在日本投降以前，美國害怕打不倒日本，死人太多，在雅爾達會議中不惜犧牲中國主權以換蘇聯之參戰。美國人的命是寶貴的，她忘記了在中國單獨抗戰時期以廢鐵供給日本製炸彈，使中國後方城市中的女子和嬰孩的肢體炸得挂在電桿上。直到珍珠港第一次被日本用美製炸彈炸死三千海軍，才覺悟到中國人已替他流了四年的血。但當她自已的血寶貴起來時，仍舊會犧牲中國給她的盟邦蘇聯。在剛勝利時，美國希望中國和平團結。馬歇來華調停內戰，我們是眞心感謝的。雖然調停並不成功，但中國各方仍感激他的好意。中國的內戰，雖然是自己的事，但不能說完全不受國際影響。美國在戰後一味想爭世界霸，製造祕密武器，和蘇聯爭權奪利，把整個世界局勢攪得這樣壞，而中國內戰之兩造假然分屬於美蘇兩大勢力範疇，自不容易協調。美國的政策，自已和蘇聯越搞越壞，而責備中國兩黨之不合作，實已十分矛盾。中國因爲在政治形態上一般傾向於英美式的民主，在工業建設上待借重於美國的機械與技術，在抗戰時期與美國有並肩禦敵的患難友誼，中國政府和人民之親近美國是很自然的。中國與蘇聯自抗戰以來本無惡感，有之則根源於雅爾達密約，美國有造成之責。美國不但以雅爾達密約構成中蘇的間隙，並且妄想利用中國爲反蘇基地以爭霸世界，加重了中國內戰的複雜性與深刻性，以及使中國政府因上述各種原因而引起不斷的困難，直接間接助成中國的內戰。如果美國自始不想以中國爲反蘇基地，中蘇關係不會如今日的情形，所以我認爲孫科最近的分析是正確的。最妙的是美國一面要利用中國爲反蘇基地，一面又勸導源於蘇聯的中國共產黨與政府合作，使這塊反蘇基地變成整個的而不是殘破的。馬歇爾以此抱負來調解中國內戰，不成功則大罵雙方。七十歲的老人竟全不想美國政策的本身與他的使命有着內在的矛盾！軍人之對於政治是外行殆無分中外。美國如果眞心希望中國和平團結，不必急得常常派特使來，只消自己和蘇聯的關係弄得好了，不但中國人自已會覓致和平，而且世界和平也有保障。如果美國自已繼續反蘇下去，而希望中國親美親蘇的兩黨能合作，這樣的政治邏輯，只有山姆阿叔才虧他想得通。如果美國索性不管中國的事，美軍一起撤出中國，中國的情形要簡單得多，國內問題也自有一個解決之道。中國這次如果能由在對日外交上的中蘇一致，逐漸消弭中蘇間隔閡，解決兩國的懸案，則對於中共問題，也許反而容易得到一個合理的解決。

副主席的謎

樓邦彥

這樣一個題目，需要先加解釋。

這裏所謂副主席顯然是指國民政府副主席而言，它是一種職位(Office)，在某一種場合固然也可以指佔居這個職位的人而言，然而未必盡是如此。現在大家都知道孫科是國民政府副主席；經我們釋題以後，當能瞭然本文所要討論的是關於副主席的謎，而非關於孫科的謎。但是目前孫科既佔居了副主席的職位，在我們討論關於副主席的謎的時候，自難免要多少提及這幾個月來孫科以副主席的身分地位所做的行爲，然而這祇是舉幾個例來幫助我們解決這個謎，或者在解決不了的時候，至少可以讓我們知道當前有這個謎的存在。

以上是釋題，試再進而加以申說。

★ ★ ★

國民政府的設置副主席的職位，自始便是一件極其微妙的事情。現政府是本年四月間明令改組成立的，同時國民黨中常會並選任孫科爲國民政府副主席。至於爲何要設置副主席這個職位，當時傳說甚多，又爲何要選任立法院院長孫科兼充副主席，亦有諸多推測；這些都是政治舞台幕後的情況，本文不打算去考究。不過有一點或許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國民政府的設置副主席和政府的改組是同時發生的兩件事情。依據現行的「國民政府組織法」，有兩個條文的規定是與副主席有關的：第十條規定「國民政府設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選任之……」，又第十三條規定「國民政府主席副主席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但於憲法實施後依憲法當選之總統就任時，均應卽行解職……國民政府主席因事故不能視事時，由副主席代理之，主席副主席均因事故不能視事時，由行政院院長代理之」。關於國民政府副主席的產生方法、地位、及其職權（或者說其不享有職權的情形），盡見諸上列兩個條文；嚴格的在法律上說，要瞭解國民政府副主席這個職位，這兩個條文可以告訴我們一切。

設置副國家元首並非新的制度，但亦不太普遍。美國可以說是第一個採取副國家元首制度的國家，我們的新「憲法」也採取這種制度。依據新「憲法」的規定，除掉總統外，又設置副總統，皆爲國民大會所選舉罷免，其任期爲六年，連選得連任一次；副總統並沒有屬於其本身的職權，他如果享有職權，那是總統依法享有的職權，但一定要在總統缺位或因故不能視事的時候。因爲新「憲法」一則規定「總統缺位時，由副總統繼任，至總統任期屆滿爲止」，再則規定「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如果以這個規定來同現行「國民政府組織法」作一比較，現在的國民政府副主席和將來的副總統，其地位在大體上是相同的，所不同者副主席僅能在「國民政府主席因事故不能視事時」代行其職權，副主席在任何情形之下依法沒有繼任主席的可能。新「憲法」中的副總統已經可以說是够沒有權和地位了，現在的副主席在法律上和在理論上，其地位顯然是更次於副總統。

試再把美國的副總統來說一說，藉作比較。總統副總統係同時以同樣方法選舉產生，副總統的職權與地位可以分成兩部份：第一，副總統兼任參議院院長，但通常不能投票，祇有當表決結果贊成與反對同數時始能投票取決；第二，遇總統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遇總統缺位時，由於憲法習慣的發展，由副總統繼任；現在的杜魯門便是當初羅斯福在世時的副總統。副總統職位的應否設置，在制定憲法法典的時期已經有人提出過疑問，但是辯護者總認爲副總統不但是一位於必要時代行總統職權的適當人物，並且在各邦享有平等代表權的參議院中，副總統的確也盡了一個普遍參議員所不能盡的功能。連杜魯門在內，美國固然一共有過七個副總統因總統去世而繼任總統，但是在平常的時候，除掉於參議院開會時充任主席外，憲法法典並沒有賦與他任何其他的權力，他不參加總統所召集的內閣會議（固然也有例外），自然更不會公開表示政見。美國的第一位副總統曾經寫信給他太太說：「我的國家用其智慧爲我設計了這一個最不重要的職位，實在超越了人類任何的發明和想像」；近代又有一位副總統也曾說：「副總統給知道一切事情，但從不與份」。這便是高貴而尊嚴的美國副總統的地位。

現在回過來看我們的副主席。四月間孫科當了副主席，迄今五個多月，在這短短五個多月中，他以副主席的身分曾一再公開表示政見，根據報章的記載，至少有四次之多：

第一次在六月二十日，他在南京接見合衆社記者發表談話，除指摘蘇聯用各種方式予中共在東北的軍隊以便利外，並呼籲「現東北安全之保持，端覷西方强國在英美兩國領導下之援助及鼓勵」。

第二次在六月二十二日，他仍舊在南京又對新民報記者發表談話，除引伸兩天前他對合衆社記者所發表的談話外，更露骨表示：「國軍至今不能完全接收東北，除中共應負直接責任外，蘇聯應負間接責任，且中國若失東北，不僅對美威脅，即對世界和平亦有威脅，美國應有表示。美國反響冷淡，即等於放棄中國，則今後在華外國勢力，惟有蘇聯，則我政府將重新考慮外交態度。」（關於以上兩次談話，應參閱本刊二卷十八期儲安平的「讀孫科談話」一文。）

第三次在八月廿六日，他於南巡時在廣州招待記者會席上答覆記者的詢問，稱：「中國共產黨不過爲蘇聯共產黨之支部，匪區人民絕無半點自由，其尾巴民盟人員，如羅隆基、沈鈞儒、黃炎培等，寧願留在京滬而不到匪區去，亦屬爲此。」並謂：「現在中國祇受蘇聯侵略之威脅，渠警告世人，勿忘記第二次大戰及九一八事件所引起者。目前由於蘇聯居心使東北特殊化，造成新九一八問題，較之十餘年前所發生者更爲重要。」

第四次在九月十七日，他又在南京接見合衆社記者發表談話，那是在魏德邁來華調查以後，他宣稱：「中國政府在獲悉魏德邁將軍向杜魯門總統提出報告之結果後，將研究中國與美國聯合有利，抑與蘇聯聯合有利。若中國被迫傾向蘇聯，則政府與中共勢必能獲得一和平解決……中國外交政策之轉向，正待魏德邁報告之提出，而待美國國會作決定，中國不能長此徬徨，吾人須有更有效之政策，指導吾人之將來……如蘇聯眞正能履行中蘇條約並充分表示其友誼，此是使中國重行考慮其對蘇之態度。」

各方對於這幾次談話的反應不一，美國官方及一般輿論對之似頗冷淡。中共說「孫行者有七十二變，孫科的變化，算起來並不亞於孫行者」，並且把孫科談話譬如「房子燒了，在睡夢中驚醒的糊塗蟲，跑到大街上狂呼救命時，却忘記了自己沒有穿褲子」（見六月三十日北平世界日報）。羅隆基對於批評他的部份的答辯是認爲孫科「係缺乏民主政治修養的失態」。關於這些批評以及幾次談話中所包含的外交策略，本文都不擬加以評論，我們在這裏所採取的是一種制度的觀點，而在這個觀點下，我們至少應該有幾個假定：

第一，孫科是國民政府副主席，他找中外記者發表談話都是站在副主席的**地位，這是根據官方報道所獲得的一點認識；**

第二，孫科發表幾次談話都是在軍事政治上相當重要的時候，六月間政府正在考慮爭論着是否應該放棄東北，最近兩次談話正是魏德邁離華以後；

第三，孫科的談話內容，每次牽涉到政府的根本外交政策，雖然有人說他所講的都是荒堂，但是以具有這樣地位的人，在那樣的時候，公開發表有如此內容的談話，無論如何是一個重要的事實。

國民政府副主席固然毫無疑問地是一個尊嚴的官，但是綜觀「國民政府組織法」中關於副主席的條文，它實在是一個無足輕重的職位。上面已經說過，新「憲法」中的副總統，雖然並沒有屬於其本身的職權，可是至少在法律上和在理論上，似乎還要比副主席重要些；至於美國的副總統，其法律所允許的活動範圍雖大於我們現在的副主席和將來的副總統，然而還是從不與份一切事情。照這樣說來，孫副主席之常常成爲京中政治活動的中心人物，在制度上實在是一個十分畸形的現象。正好像我不以張羣濫予曲解尙未實施的新「憲法」條文爲然（參閱本刊二卷十五期我的「張羣院長的曲解」一文），我也同樣認爲孫科以副主席地位的過事活躍，不但牴觸現行「國民政府組織法」的精神，且將影響於有一天眞正憲政實施時對於制度化政治的建立。

或許我們還可以附帶而又進一步地去推考孫科的幾次公開談話，究竟是由於政府授意的，抑是出於個人自發的？但是仔細想一想，除非是爲了茶餘酒後的消遣目的，這個問題實在不値得去推考判斷。假如是由於政府的授意，那就與孫科個人毫不相干，也與副主席的職位無關，而祇是證實了當政府處於走頭項無路的時候，在政治外交上所表現出來的愚蠢、荒張、與窮極無聊的手段。假如是出於個人的自發，那是一個政治家所不應該有的衝動，他確實是糟塌了個人的聲譽，損傷了副主席的職位，又蹧敗了國家的國格。因此無論是由於政

三十六年九月二十日北平。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於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并不表示即爲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眞姓名的任何論文。

預告選災·追論憲政（下）

梁漱溟

三

不可學，是說學不來；但我們尤其要問清楚，是否有學之必要。對於自由主義箇人主義之民主，在今天我們的眼光，應當不再是一二百年前西歐人一隅底眼光。一則其得失利弊既已經驗出來；二則兩次大戰以來，世界新底事例新底思想多足參考；三則要從政治制度社會組織而深澈考慮到人生問題，並不止爲一時一地設想，而爲世界人類前途打算。這樣考慮下來，已經讓我們的取舍有所不同於前人。而況在這一般考慮之外，更須切就中國自身歷史社會，仔細考慮一番。舉其大者而言之，中國社會散漫，遠從缺乏宗教而來；及與西洋遭遇，乃深感其弊。故革命先導之孫中山先生，並不要求自由，翻嫌其自由太多，而呼求結成團體。團體組織生活，確爲中國所最缺而亟需者。西洋近世箇人自由之要求，原出於其過强之集團生活之一種反動。它實爲一離心力。然在彼藉此以救其偏，適得一均衡，固屬對症之藥。在我夙乏過强之集團干涉，則嫌於無病而呻吟；在我亟需於固結團體，則嫌於文不對題；在我正以散漫爲病，則嫌於適以加重其弊。凡此種種都不是沒有疑問底。我不敢輕下斷語，我只反對那不假思索囫圇吞底人。

前已言之，一制度之立，必有其所針對以求解決之問題，而問題則各隨其歷史背景社會背景而不同。此即其一例。

除了以上之考慮外，以下之考慮尤屬必要——

一、我們當前有待解決之問題是多底；要想周到，勿顧此而失彼！

二、問題有本末緩急之不同，要權衡得當！

三、特別是問題與問題之間，不一定皆相順合，可能互有矛盾。那麼，就必須統盤打算，善爲調排，以求得一最後結論。

試舉例以明之，假定人權自由，是我們要顧到之問題；它亦不過許多問題之一。我們還有數不清底問題，像工業之亟待建設，像弊風陋俗（纏足、早婚、迷信等）之亟待改革，像教育文化水準之亟待提高，像國防問題等等。此其間之本末緩急要考慮。尤其是彼此有矛盾處，要考慮。從工業建設講，如其要行統制經濟，即與自由問題不免有矛盾。弊風陋俗之改革，不免要取干涉政策，則亦有矛盾。其他類此，可以明白。所以非統盤作一打算不可。當我們總攬全局統觀大勢的時候，我們便恍然一切一切不出一箇建國問題。問題祇是一箇，更不必支支節節地討論。數千年古國，還說要建國，則明明是想要建一新國。在從前，絕無此想；這是歷史走入近百年才引起來底問題。新國之新，在於文化。它一面是給數千年古文化在近百年遭遇西洋所引起之大轉變，作一結局；同時，一面亦是給世界未來文化前途。因爲近代西洋文化所領導底世界，走到今天，明明已臨於轉變前夕。——在此要考慮者，恰與前面提出要考慮底不可分。

考慮到此，那麼，英國式憲政合我們需要否，就更可懷疑了。試想一想看：

一、所謂建國一新國，應當不是漫然無所指，而是自有其理想目標；是不是？

二、由中國現狀而達於其理想目標，無疑地是這社會之一種生長進步。此生長進步應當是有方針有預期之向前進步，而必須以計劃行之；是不是？——此中至少有兩個理由：（一）不如是，則於達到理想目標便無把握；（二）不如是，則時間，精力，物資種種必多浪費而不經濟。

三、英國式憲政，是近二三百年社會進步逐漸開出來底；而有它，更大大促動社會之進步。二者互相爲表裏，迭相爲因果，於是而有今天底憲政和今天底進步。然而西洋近二三百年之進步，却不是有方針地向前，更沒有什麼目標預期。相反地，它恰是得力於種種之解放，儘着各階層各行業各箇人盡量發抒自己力量，逐求自己目的，彼此互相競爭鬥爭，而進步之效自生於其間。其間狀態，有些鄰於無政府；其前途往那裏去，幾乎不自知。顯然爲要有把握地達到我們的目標，不適於採用它。再從效率言之，往時西歐以二三百年得之者，後來日本以六七十年得之，蘇聯更以二三十年得之。固然後來居上，由於坐收前人研究發明之功；亦爲日本較有目標預期，蘇聯更有計劃之故。然則於

此何去何從，亦可思矣。

四、再如政治平等，經濟平等，教育平等、整箇社會之一體相關，爲我建國目標應有之義；然此豈可從箇人本位出發，以自由競爭之者？

五、方針不得忽此忽彼，計劃不得改來改去，是故一力貫澈到底，實建國所必需；然此豈可得之於多黨互相競爭，此起彼伏，變動無常底政局？

六、最後，說老實話，此方針之認取，我相信非一般政治家經濟家或科學家等等所能辦，而必有待於高明深睿底哲學家。許多問題許多矛盾，到他這裏才得疏解溝通，無所疑滯；而後在方方面面照顧到之下，妙取一着。祇可由極少數人討論，不能付之多數表決。計劃之製訂，本於方針。我相信要由極少數人作中心，而博採專家集體意見，縝密研究以成之。舉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教育文化建設，而融冶爲一；其間配合照應，組織會歸，亦有非多數人所能討論，大會上所能取決者。你一箇修正案，他一箇修正案，這裏一刪，那裏一改，便支離牴牾不成文章。總而言之，我們今日建國，決大疑定大計，天然是多數人接受少數人領導之事，尊賢尙智（專家）而不必然從衆。一般所謂民主，一般所謂憲政，於此皆不相應。

類此種種並不難於想到。但我不知大家主張英美憲制者，是否全已經過考慮了呢？

以上還是只就制度必應合問題需要一面而言。前文說過，一制度之立，必有其所憑藉以爲運用之形勢；此形勢亦是隨歷史背景社會背景而各處不相同。像英美制度所憑藉以建立以運用之形勢，皆從他們歷史發展下來底，在我們根本沒有。這又是難於採行英美制度之另一面理由，亦不知國內賢達都經考慮過而無問題否？此文寫來至此已長，不擬再加分析申論。度讀者亦自能理會之也。

說至此，我對一般所謂憲政既如此不能同意，則在政協會中我究取何態度作何主張，必須一爲敍明。而爲敍說那一時之態度主張，還要從歷年以來說起。——

上文稍曾敍過，我於民十九年表明我認爲英美憲政蘇聯黨治在中國都是不通底路。其文先發布於「村治月刊」，後彙印爲「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一書，在中華書局出版。我那時主張分兩步來解決中國政治問題。以一種求得國家統一之過度辦法，爲第一步；第二步才是中國憲政之實現，亦即新政治制度建設之成功。這兩步都要鄉村建設運動來達成。其詳，可看鄉村建設理論，此不及談。民廿三年春，政府公布「五五憲草」，徵求國人意見。我寫「中國此刻尙不到憲法成功的時候」一文，在天津大公報發表。文內申明制憲徒無用處；只有鄉建運動才是爲中國產生一部憲法底運動。廿六年抗戰軍興，國內形勢較前已接近於統一。我知其不可棄，想乘此機會求得更進一步之團結統一。因於廿七年一月有延安之行，略得交換意見。廿八年黨派關係日益惡化。是年九月，國民參政會上通過實施憲政案。這不過是在野黨派感受國民黨排斥壓迫之一種反應；憲政明明不可得。那時我正巡行華北游擊區域，在黃河北岸太行山中聞訊，而不在場。我如在場，決當建議以別種方式求黨派關係好轉，而勸阻其事。十月我回抵重慶，憲政運動熱鬧非常，我一概謝不參加。但邀約國共以外底各方朋友，共同發起「統一建國同志會」，即後此民主同盟之前身。當時曾答王雲艇先生之問，申明這不是什麼政黨，只是形成一推動力以推動全國黨派之團結合作而已。聯帶申明我不取憲政之意。又分訪張岳軍陳紹禹諸先生商討軍隊有無脫離黨派而歸國家之可能。亦向他們表示憲政要在國家統一之後，非眼前所急。廿九年國共關係更惡化更緊張。十二月尾，新四軍事件之前夕，張君勱黃炎培左舜生諸公，同我四個人，發起民主政團同盟。其旨唯在團結抗戰，不過沒有民主精神則團結不可能。三十年一月初，新四軍事件暴發，我隨同人之後奔走調停，特提軍隊統一於國家之主張，兩方均同意接受。是時同盟委派我赴香港籌辦報紙。五月抵港，九月光明報出版，雙十節揭出民主同盟宣言暨十大綱領，宣言係我屬草，足以代表我當時意思。綱領第二條，「實踐民主精神結束黨治，在憲政實施以前成立國事協議機關」，亦我所提出底。香港「時代批評社」發起「人權運動」，一時朋友都參加，而我固拒。三十二年當局再度以憲政許在野黨派，成立「憲政實施協進會」，蔣公自爲會長，邀各方參加。我時在桂林，亦承累電相召，固辭不赴。我的答覆是「憲政可以爲遠圖而非所謂急務」；「憲政雖爲遠圖，而民主精神則眼前所切需」；「憲政較民主爲具體，往往落於形式，而今日所急在精神不在形式」。三十四年元月在桂東賀縣，聞勝利之訊，又聞毛澤東應邀到渝，我即決定退出現實政治，而致力於爲政治之本底文化研究工作。

在政協之前，我的態度主張歷年之可見者，略記如上。總結起來，就是：（一）團結統一第一；（二）不過沒有民主精神則團結不可能；（三）具體辦法即成立國事協議機關；憲政在我認爲是多餘。以下敍我在政協會中。

政協是在國際國內兩面要求督迫之下，產生底。其使命蓋在爲國共兩黨求

得相安之道，俾中國實現統一。其道，不外把軍隊交出給國家，而他們都變成憲政內之政黨，以口舌代刀槍。這條道，在國人意識中最現成，且呼求已久；尤其是國際盟邦屬望在此，幾同指定。因此，我自己固有主張在胸，却拿不出來。從這一點上說，我大可不必參加政協。但爲多年奔走團結統一之大願未償，內戰之威脅又迫於眼前；我終於參加了。況且對於所謂憲政，在內心上我亦還有兩點意思：

一、俗話，「不到黃河不死心」。中國人對於憲政雖民國初年已曾嘗試，而迷夢總未醒；倒要給他再嘗一嘗，他才曉得是什麽味道。然後他才能回心轉意。俗語又說，「眞金不怕火鍊」。「憲政」「黨治」這些西洋把戲，雖都是破壞中國文化底；然非痛澈洗鍊一番，把不相干底洗掉，中國精神亦不得出來。又好像一種傳染病，要免疫，先得徽染其疫，而後其生命抵抗力增强。

二、西洋憲政起於限制王權，而予人民以自由。這對於舊日中國消極無爲之老政治，自屬藥不對症；然爲矯正近年之一黨專政、個人獨裁，又未始無用。

於是我在政協會中，對憲政問題決定不發一言，不參加憲政小組，不參加憲草審議會；而積極參加軍事組，致力於軍隊國家化之商討。凡我所發言，總不出於軍隊問題暨人民言論身體自由問題之二端。同時，自己決定退出現實政治，即於政協閉幕席上宣布之。又爲一文，明告社會，刊於當時渝滬津三地大公報。

蓋自抗戰軍興，爲團結而奔走，多在現實政治有所行動。爲了行動上與各方取得協調，凡不是眼前所必要底理論上爭辯，皆在所避免。所以幾年來，我在言論上一直是保留底。今外患既除，內鬨又息，過去行動可告結束。尤其憲政開台，用不着我。而在我看憲政既不可久，則如何爲中國政治求一正當出路，自應早爲之計。那麽，多年蘊蓄於衷者，就當一一傾吐，以貢獻於國人。所以退而著書，實有必要。

廿年來，我對於中國問題之解決，是有一整套主張底，並不止政治制度一項。但主張之提出，不能就提出主張而止；必須提出所以作此主張之由來。那即是理論。戰前舊著，於主張及理論皆多未周。今所寫之「中國文化要義」一書，蓋屬理論方面。它主要在闡明老中國是如何一回事；然後才能認識近百年所演成之中國問題；然後才能談到中國之前途出路。凡自己主張之建立，他人主張之否認，莫不以此爲本。上文於中國歷史中國社會有嫌之過於渾括難於盡曉者，得此書，可以明白。讀者設於本文有批評見教之處，不妨待之全部理論主張看過之後也。

我個人貢獻其所見，是不够底。沒有學術界共同努力，沒有全國人意識上之轉變，則一新政治制度固不會產生出來。要今後不像過去那樣走頭無路，只在由盲目到淸醒，國內學術界不能逃其責。在本年新年之初，我爲文呼求國人認識今天的問題在文化極嚴重地失調，呼求國人要以固有文化和英美蘇聯兩大派文化作比較研究，才得解決政治問題（見一月十二日上海大公報）。正爲中國問題不起於中國；今天的問題不始於今天；政治問題不出在政治上。所以其解決之道，即必從綜合比較研究中得之。非此，無以深明其異同之故；非此，無以妙得其融通之理。最後又非學術界有新趨向，有公認之點，無以轉移國人之意識也。

玆借取政治上選舉上之黨派問題，稍一解明上面的話。在中國老政治上老選舉上，本沒有黨派；或至少不以有黨派爲正常。而在蘇聯，則一黨至尊，控制全局；在英美，則多黨爲合法有體之互相競爭。此種不同，如不深求，則止於政治上之比較，止於支節問題技術問題。但此種不同，明明源於其人生態度，源於其各自之價値觀（哲學），源於其社會之組織條理。豈能不究而論之？那麽，這就是文化研究工作了。淸末民初中國以模倣西洋而迷亂其固有條理固有標準，一新條理新標準又未成功；此即所謂「文化失調」。然若止在英美有黨中國無黨之間，其迷亂猶未甚，其條理或勉强可尋。至於憲政見棄於時，而一黨排他之制行，又取合法有體之競爭而亂之。在二十年後，則又放棄一黨而行多黨。所謂「黨」者，究以何爲準，在一般人意識中已淆混不淸，沒有一定概念。這便到了「極嚴重地文化失調」。於此時而辦大選，無黨無爭之禮法失效，有黨有爭之禮法未明，一黨控制之局又破；試想其要亂到何種地步？此選災之所以無可逃也。此亂如何可止？不獨非法律法庭警察所能制止，即大辦教育廣施訓練，亦豈能止之！蓋三種文化早已迷亂於心，非但不辨東西南北彼此異同，尤在惑於是非好惡取舍進退之際。將來大辦教育自是需要底，却在文化之綜合比較研究有所確定之後，在我們建國方針經過抉擇認取之後。此無可疑也。

我懷此見解主張，既二十年；雖曾埋頭工作於鄉村，顧未得高明之士唱和於學術界。自愧不學，尤苦無友。悵望前途之艱難，不知何以負荷。近讀張東蓀先生「理性與民主」一書，發見他有些意見頗同我相近。欣然摘錄於此，即以結束本文。——

凡文化的溝通，應從其比較相似或比較接近地方着手，方容易得其眞。換言之，卽容易不起誤會。（原書一二五頁）

（上略）於是我們便得了一箇定理：就是兩箇文化交流時，必於其相類似處方能融會；必須有融會，方能產生新文明。（中略）因此我主張儒家思想與西洋民主精神有相似點，就可由此一點之接近，而把民主主義迎接進來。（原書四九頁）

（上略）總之，從原則言，從理想言，從標準言，民主主義及社會主義在中國沒有問題。但從制度言，從實施言，則必須有深知中國國情與中國文化底學者，同時又深知西方文化與政治，這樣底學者多多益善，大家會同研究出來一箇專爲中國而設底制度。（原書一五一頁）

一九四七年九月五日北碚。

生物學戰爭

胡先驌

生物學戰爭傳說已久，至於實際情形尚少報道。近來美國防疫學雜誌(Journal of Immunology) 刊布哥倫比亞大學羅士布雷博士 (Dr. Theodor Rosebury)及加拔特博士(Elvin A. Kabat) 所作一甚長之關於細菌戰爭之報告，討論二十五種疾病可作生物戰爭之用。然此報告所報道者尚不及實際情況之一半。蓋二氏所報道者多爲人類疾病。對於家畜與農作物疾病僅稍一言及，對於農作物毒藥完全未提。日此報告係在一九四二年所寫成者。在此以後，美國在瑪麗蘭州設立一世界最大之軍用生物學實驗室。其工作人員不斷努力研究生物學武器。此外美國英國加拿大均在加速工此項研究。大約蘇聯亦然。故此項研究成就，殊難猜度。

生物學戰爭所覓取之武器，包括於醫藥學生物學全部範圍之內。在第一次歐戰，德國軍官卽曾利用淡水藻類學家以察斷間諜。此類生物學知識之廣泛應用今姑勿論，但略論細菌戰爭。細菌戰爭之目的與方法，恰與防疫學相反。防疫學之目的在減輕傳染病之損害與制止其蔓延。同樣之方法可使生物學戰爭研究員研究如何使傳染病變爲更劇烈與廣爲傳布。吾人通常習知當一傳染病發生之時，有時死人極多，不易治療。有時則患者雖多而多能治愈。又或一種疾病在甲地則甚劇，在乙地則甚輕，此蓋由於同爲一種病菌，有惡性善性之殊。防疫法每每在搜尋毒性不烈之病菌注射於動物體中使之發生抗毒素，因而製造血清以供防疫注射之用。美國之製造盤尼西林，卽曾大舉在國內國外搜集十萬系之青黴菌，以求覓得最優之品種以供製藥之用。爲達成細菌戰之目的，自亦能廣爲搜尋，試驗各種極可畏之傳染病中毒性最烈之品種而繁殖之以供作戰之用。再則病菌之毒性可以人工培養之法以增減之。如供給豐富營養，則其毒性與繁殖能力可以增加，如以不足之養料以培養之而使飢餓，則其毒性與繁殖能力可以減低。至於傳布之法，可以人工培養之病菌，藉飛機之力散布於敵人所居之境內，或以患病之動物自飛機投入敵境，使之自然傳布。日人在抗戰期中，會以飛機將帶有鼠疫病之跳蚤之活鼠在金華上空投下，至發生鼠疫，卽其一例。

當羅士布雷與加拔特兩博士作此報告時，在全世界尚未有任何生物或醫學機關曾作生物學戰爭有系統之研究。但哥倫比亞大學之細菌學家已將五六種疾病武器製成，其中之一爲肺鼠疫。在戰時美國海軍中一醫藥小組曾製造一種空氣溶液(aerosol)，能傳布官方所稱世界上最古之殺人病。據美國方面報道定爲肺鼠疫無疑。肺鼠疫在清末曾猖獗於東三省，且曾蔓延至北平，國人或尚有記憶之者。然在世界史上則曾發生兩次極大之災害。西羅馬之覆亡據稱卽由於發生此大疫，社會解體所致。此疫傳至中國後卽引起後漢末年之大亂，史稱兵災疫癘之結果，人口至萬有一存。結果人口銳減，社會解體，異族强大而勃興，魏晉六朝四百年之紊亂半由於此。其後則中世紀又發生此疫，各國死者達千數百萬人。元朝之崩潰亦爲此次大疫所致。此疫今能用科學方法傳布，實一至可怖之事。又如黃熱病本須有大量傳黃熱病之蚊以傳布之。此病在中美洲巴拿馬等國爲害甚劇。其地一度有高等文化之馬耶民族卽由此病使之衰滅。最初巴拿馬運河之不能開鑿亦卽此種疾病所致。此種藉蚊所傳布之地方疾病今亦可以空氣溶液傳布之。此外炭疽病病菌用於炮彈中，使受傷之兵士得接觸傳染。此外可用空氣溶液傳染之病有黃熱病、鸚鵡熱、兔熱病、馬來熱病 (Melioidosis)、斑疹傷寒、落機山斑疹熱等。最奇怪者爲本來限於特殊地域之病，今可使之廣爲傳布。如黃熱病本只在中美洲南美洲熱帶爲某種蟁病所傳，但此病毒今可

，不能使之由空氣中傳布。

人類之疾病除真正之細菌外，又有病毒（Virus）、天花、猩紅熱等疾病之病源體，即為病毒而非真正之疾病。病毒非真正之生物，其體遠較細菌為小。可以穿過素燒瓷。據近來之研究，病毒乃結晶體，其大小與蛋白質之大分子相若。可見即為一類帶有生命性、能生長、能繁殖之蛋白質。近年來美國若干專門研究病毒之化學家，對於病毒化學之構造，已研究有甚大之成績。若再有進步，則生物化學家可以用人工之方法製造多種抗毒素，以治療各種病毒所引致之病。但同樣之知識，或亦能使之製造新而更毒之病毒以供生物戰爭之用。

除人類之疾病以外，生物學戰爭同樣可用細菌與病毒以攻擊家畜與農作物。農作物亦可用人工傳布之菌類疫病與植物荷爾蒙毒劑以毀滅之。當日本投降之前，若原子彈未能奏功，戰事遷延至一九四六年，則美國準備用一種化學藥品注射日本稻田，使稻在成熟之前，全部枯萎。此種化學藥品雖未為人所知，但化學家深知有多種化學品可供此用。

約在二十年以前，一羣荷蘭植物生理學家對於植物生長之機構開始作有系統之研究，發現有一羣化學藥品可以控制植物之生長，而稱之為植物荷爾蒙或不久已經發現數百種生長素。各國皆在大規模研究生長素而設廠製造之，此類化學藥品並不難製造。生長素有無數可將之方法以控制植物之生長。一種生長素稱為2,4D者，能刺激雙子葉植物使之過度生長而死亡，因之為一極有效之殺莠草之藥劑。今已為數百萬美金之工業。又有一種荷爾蒙可使馬鈴薯等塊根在存儲之窖中不致發芽。另一種荷爾蒙則能使果實在未成熟之前不至墮落。但多數植物荷爾蒙能改變植物之生長使之大受損害。蔬菜即可以2,4D殺之，以其為雙子葉植物也。任何生長素化學家，在數小時之內，可以選擇若干種植物荷爾蒙以殺任何農作物，或使之生長過度，或制止其根之生長，或使之不結實。如此則可以人工造成大規模之飢荒。

故在將來世界大戰中，生物學戰爭之酷毒，將不在原子彈之下。且其價之廉，其研究與施行之易，又遠超過原子戰爭。故除美國外，蘇聯必在積極研究之中。假若不幸第三次大戰爆發，交戰國或用飛機散布肺鼠疫或黃熱病等毒疫，或用毒藥與植物荷爾蒙以殺滅農作物，則疾病饑荒將使人無噍類，社會必致全部解體。故人類必須深惕於戰爭之酷毒而盡力避免之。同時我們政府亦宜獎勵此類生物學與化學之研究，以求鞏固國防，以備萬一。

「黑白分明」（美國通信）

史超禮

看了美國黑白人種之間的社會關係，不由得使想起我們中國一句成語：『黑白分明』。

在美國，黑白之間的鴻溝，在南部最深最闊；向北走，大致愈來愈小，愈來愈狹。但無論『北』到加拿大邊境，這『陰陽線』總是存在的。不同的：只是程度上的差別而已。

美國南部有些城市，像喬治亞(Georgia)州的省會大西洋城(Atlanta)，大多數公共場所都是雙重的。普通的電影院，黑人不能進去。黑人另有黑人的電影院；當然建築設備方面都比較次。白人可以進黑人電影院，但是白人不屑於進去。其實無論黑人或白人的電影院，映的都是好萊塢出品，白人主演的電影片。火車站的候車室也有兩個。建築較為輝煌，設備較為講究的候車室都是屬於白人的，黑人不能進去（除了紅帽子力夫）。黑人另有黑人的候車室。其實火車還是走的一條路。甚至公共汽車也分成兩段。車廂裏貼着很醒目的牌告：『有色人種之乘客，請坐後排。』（有色人種，英文 Colored people，實質上多指黑人而言，這樣比直接呼之為「尼格」(Nigger)要稍為好聽點。）於是車廂中部（稍向後）就自然成為一條分水嶺。分水嶺前面坐白人，後段坐黑人。（黃種人似乎可以「榮幸」地坐前排）有時前段明明空了幾個位子，但是後面擠得像沙丁魚似的黑老太太，也不敢越過那個分水嶺坐在前面那個空位子上。（北部，雖然別的方面還是限制黑人很嚴，但是兩段的車子，無論是公共汽車或是地下車，都給取消了，黑白人種可以混坐在同一節車裏。）

學校當然劃分得更明顯。南方的大學沒有招收黑人的。黑人想上大學得自己開一所，於是又有了黑色的大學。

在大西洋城附近一個小鎮上，有一天我陪一位朋友把車子送到一家修車廠去修。因為急於等着車用，我們守在一旁，等着工人工作。那位工人是個老手，剛從軍隊退伍不久，很肯幫忙，邊工作，邊跟我們談着。從天氣一直談到世界政治，在問明我們的國籍以後，他慨然地道：

『在將來，世界總會愈來愈接近的，無論你是美國人或是中國人，白種人或黃種人，總有變成一個家庭的一天。』說到這兒，他遲疑了一下，於是又繼續道：『不過尼格羅却要除外。』

另位一位博士夫人，對於黑人的感情更淡漠。她乾脆地說：『甚至連我的廚房，都不願讓一個黑人隨便走進來』。

美國南部鄉下固然如此，北部大都市一般社會中，也不乏類似的情形。大概是在一九四五年九十月之間，華盛頓就鬧過一件糾紛，雖然是一件小事，可是從這中間也不

難揣摩些道理來。有一位著名的黑女鋼琴家司考特(Hazel Scott)租借華府「革命女兒會」(DAR)的會堂開音樂會而遭拒絕。拒絕的理由，不是那位鋼琴家出不起租金，而是因爲她皮膚太黑——一位尼格羅。會方宣稱：自從華盛頓開國以來，該會禮堂就從來沒有租借給黑人用過，所以這次也不能破例。碰上那位黑女鋼琴家的丈夫是位代表紐約城的國會下議員，(這位下議員是位白人，提倡黑白平等，很受紐約市黑色居民的擁護)，馬上他就提出抗議。這抗議一直上到白宮。夫婦倆一致向杜魯門總統和總統夫人請求援助主持正義，並請求總統夫人不去參加「革命女兒會」舉行的紀念會以示同情。結果，總統說：無權過問」夫人說：已接請帖，不便拒絕。仍照樣按時參加。這議員夫婦兩人也無法可想，只有發點牢騷，另找一家會堂開音樂會完事。

黑白之間的鴻溝，不僅僅是由於膚色的差異，主要的還有經濟的和社會的因素在內。美國的黑人自從上世紀內非洲作爲「活動機器」移殖北美大陸以來，不管環境怎樣對他們不利，人口增長率仍然與年俱增。據官方統計，目前黑人人口已達一千三百萬之衆，約佔全美國人口十分之一强。這一千三百萬人口的職業領域逐漸向各方面擴張。於是迎面就碰上各種或高或低的牆壁，直接或間接的障礙。不可避免地，這種情形馬上便反映到黑白之間的社會關係上去。例如印第安那州加萊城(Gary, Indiana)的福祿貝爾中學(Froebel High School)前些時候鬧的罷課風潮，就是很好的一例。罷課的原因是白人學生反對新校長讓黑人學生參加「學生自治會」。(School Government) 這位新校長(一位白人)主張讓黑人學生參加(佔全體學生半數)，和白人學生享受同等權利。可是白人學生反對，反對不成，繼之以罷課。登載這項消息的生活雜誌(LIFE)的記者說：『這種孩子氣的舉動(指白人學生罷課)顯然爲他們家長(白人)所同情，而隱約受到鼓勵。這反映出白人家長對加萊城繼續增長着的尼格羅人口懷有說不出口的恐懼。恐懼這增長的人口會加强對他們職業上(鋼鐵業——加萊是個小小的鋼鐵城)競爭的威脅。』

這種經濟上的「威脅」在生活上反映的最快，最直接，也最敏感。不由得不使一些白人們感到煩惱。從前一度流行的『把黑人送回非洲去』的主張雖然逐漸消沉，然而暗潮和迴流却一直沒有泯滅。

當然，這一切現象在婚姻關係上表現得最明顯。在紐約，你雖然不難在街上看到許多黑白的混血種，(在面孔的輪廓上，例如嘴唇，鼻準和頭髮顯然是黑種，然膚色却這較普通黑人爲白，和白種接近，有點像黃種人)可是你絕少看到一個白種男子挽着一個黑種女子走，或一個黑種男子挽着一個白種女子走。這顯示，縱然黑白之間可能發生愛情與肉慾，(黑白混血種就是明證)這愛情與肉慾也只有在黑暗中存在。

更有趣的是：這黑白之間的混血種在美國越向北方走，例如紐約和華盛頓一帶，看到的越多；在南方，例如喬治亞洲一帶簡直很少碰到。這似乎可以間接地表現出南北之間黑白關係的差異來！

就地域說，黑白之間的關係固然有差異，就時間說，這差異也同樣很明顯。遠在林肯總統南北戰爭之前，黑人不用說是市場的商品，南北戰爭之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黑奴解放』也只是個名詞，黑人的生活和社會地位(尤其是南方的黑色佃農)並未改進多少。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情形才逐漸向好的方向走。這次(第二次)世界大戰將黑白之間的關係又促進了一層。由於人力的缺乏，向不招收黑人的美國海軍，(除了當廚子和侍役)也開始徵募黑人作水兵。陸軍也開放了黑人作軍官的禁例(雖然只能統率黑人兵士)。在軍隊中，黑白軍人也還能在伙食待遇方面力求平等。(雖然白人軍士的慰勞娛樂場所如 USO 等，黑人軍士不能進去)。同時，後方許多重要的工業也打破已往的限制，招收黑人入廠作工，(雖然停戰以後，工廠減工，先裁黑工人)。四年戰爭的結果，事實證明，黑水兵，黑軍官，黑工人，並不如某些白人所想像的那樣低能。正相反，他們恰和白人同伴一樣優越。

在社會結構上，愈到上層，對黑人的成見似乎愈深。因此改進黑白關係的動力也多半自下而上。

在政治上，美國「南方民主黨」(Southern Democrats)是促進黑白關係的最大障礙。美國南方幾州的政治一向是操在民主黨手裏，這幾州民主黨的主要支持人是大地主。所謂美國式的「兩黨政治」(Two Party System)在這兒根本沒有那回事。共和黨的勢力在這兒小得可憐(共和黨從前一度是林肯的黨，現在是大企業，大資本家的黨)。選舉根本沒有他們的份，雖然形式上還是要做一下。無論州長競選，或國會議員選舉，只要在民主黨的初選中獲得勝利，就等於獲得了最後的決定勝利。而這些州，如喬治亞，阿拉巴馬(Alabama)，密西西比(Mississippi)等，每州都有種種法律禁止黑人選舉。黑人不但無被選舉權，甚至連選舉權也沒有。有的小鎮差不多全部都是黑人居民，然而選起鎮長來，因黑人不能投票，反由白人投票，選出一個白人來作鎮長。

限制黑人選舉權最有名的要算「人頭稅法」。(Poll Tax)這條法律從財產方面來限制黑人投票。另外還有教育方面的限制。換言之，不達到某種財產標準，沒受過相當教育就無權投票。而美國南方的黑人，絕大多數是佃農，既貧窮，又未受過多少教育，有的甚至文盲，自然就給剝奪了選舉權。

照美國聯邦政府的憲法，本來凡是美國公民就應該有選舉權的。所謂人頭稅法等種種限制，實不合憲法。可是南方各州的民主黨都辯護說，這些法都是州法，只施用到民主黨的初選上去，聯邦政府的憲法不能干涉。事實上，前已提過，南方諸州民主黨的初選就等於大選。

代表這一類意見最有名的人物是畢而波(Theodore G. Bilbo)。畢氏是密西西比州人，曾兩次任該州州長，和代表該州的國會上議員，本屆國會仍屬連任，最近已逝世。他的最重要的政治資本是反對黑人，最精彩競選口號是：『凡我眞正純血統的白人，都應該投我的票。』同時不惜恫嚇黑人並利用恐怖手段來禁止黑人投票。本屆國會議員開始競選時，畢氏在競選演講裏曾說：『阻止黑鬼投票的最好辦法是：於頭一天晚上去敲他的門。』這些口號和辦法靈得很。在選舉中，他很少遭遇到失敗。

另外一位有名的人物是湯莫基(Eugene Talmadge)。湯氏是喬治亞州人，曾任該州州長，後在競選中爲開明的安諾爾氏(Ellis G. Arnall)所敗。一九四六年安氏下州長任後，(喬治亞州州法，州長不得連任)湯莫基又參加競選。競選口號是『白人至上主義』(White Supremacy)。結果競選勝利。可惜天不假年，當湯氏快接事時患病去世。他的兒子(一位有名的花花公子 Play Boy)率領了州衛軍進入省政府，要做州長，同時正式當選的副州長也宣稱依照喬治亞州州憲法，正州長病故應以副州長充任。這樣，鬧了一重「雙包案」。傳爲全美國的笑談。最後還是由州最高法院判決州長職應由副州長昇任。湯氏的兒子無法，只有帶了擁護他的那班人馬悄悄離開州長公署了事。但是這位先生並未心死，最近曾宣稱，下屆州長改選(一九四八年)，他將繼承父志，捲土重來，除了『白人至上主義』那件老法寶外，還將有其他更驚人的手法表現。

美國南方還有一個不成文的法律，即白人可以隨便私自不經過法庭的手續而逮捕並處死黑人。普通稱之爲『私

刑」(Lynch)。美國是個法治國家，任何人犯罪無論犯了多大罪，都得經過法庭逮捕，予以合理的審判，然後再行判罪並執行。換句話說：每個公民都有受法庭保護之權。但是在南方，這權利黑人却無法享受。例如最近南加羅林那州(South Carolina)一個黑人和一個白人野鷄汽車司機鬧架而將後者打死，法庭已經逮捕了兇手，並已下獄，卽將審判。誰知被一羣白人(都是野鷄汽車司機)闖入監牢，將黑人帶出打死爲止。又如一個黑人若強姦了一個白女，不等法庭逮捕早給白人捉住殺了，但如白人強姦了黑女或強姦了白女，則仍按照法律治罪(罪不至死)，沒人敢隨便把他捉住殺了的。

當然，民主黨並不個個是畢而波或瀉莫基。羅斯福新政派的民主黨和共和黨的開明派都反對南方民主黨那種作風，一直在爲改進黑白關係而努力。然而目前這兩派似都不得勢。所以黑人的前途至少在最近的將來還不會有什麼樂觀。

就表面一般情形觀察，美國的黑人比白人的確較髒，較不守秩序，較不求上進。有些人根據這種事實遽加論斷說，黑人社會地位之低是應該的。實際上，黑人之所以有今日，只是一種結果而不是原因。黑人一般都比較窮。因爲窮，自然只好住鴿子籠，無法將房子弄漂亮，自然也無法穿得整齊。黑人一般受的教育程度相當低，(南方多數黑人佃農根本是文盲，不識字)行動自然不免有時出軌，不守秩序。更重要的，黑人一般因爲一向給白人看不起，沒有社會地位，心理方面由自卑造成了一種社會病態，結果自然容易自暴自棄，不求上進。

但是黑人一般爲什麼比較窮呢？最大的原因，是他們就業的機會遠比白人少，職業的範圍遠比白人狹，而且職業本身也比較低。黑人中很少有醫生，律師和工程師。黑人很少能選上或被任高級官吏。甚至工廠裏的熟練工人都不易做上。黑人最普通的職業是廚司，待役，電梯司機，私人汽車夫，下力小工，佃農和其他零碎的雜役。這當然和黑人所受教育程度的低下有關。根本上黑人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就很少，一方面固然美國大學費用的高昂(尤其是一般著名的私立大學)，經濟上給了黑人很大的限制，另方面，有許大學根本就不收黑人。黑人自己的大學又非常少，且科系不十分全。同時大學的法學院多半不收黑人，(也許同校其他院系收)這樣，你敎黑人怎樣做成律師和法官呢？

一句話，黑人之所以有今天，很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們應該享有的權利和機會都給剝奪。首先，在機會方面——無論是受教育的機會或就業的機會——就不平等。這不平等是造成今日黑人窮而無知的結果。這結果又刺激前面說的原因，這樣互爲因果，黑白之間的關係要想改善自然不得不費很大的力量了。

事實上，黑人並不如一般成見很深的白人所說的是一種低級人種。只要予以同等機會，黑人一樣可以有很優異的成績表現。就美國論，例如在音樂和運動方面，黑人因爲比較有機會自由發展，曾出了不少人才。像世界聞名的女低音歌唱家瑪麗安德生(Marian Anderson)出身就是費城(Philadelphia)的一個窮黑女孩。她歌音的純美，藝術造詣的深邃，特斯卡尼尼(Toscanini，世界現存第一位名交響樂團導奏家)曾譽爲『世界百年僅一見』。安德生在歐洲舉行音樂會時，到處受到熱烈的歡迎，爲全歐洲愛好音樂的人士所敬愛。然而她在美國，(她自己的國家)到各地開音樂會時，因爲人種的關係，却不能住白人所開的旅館(華府，紐約只有少數旅家爲她特開禁例，)前兩年因爲華府革命女兒會不借會堂給她開音樂會，(和前面女鋼琴家司考特的故事相類，)羅斯福夫人曾提出嚴重的抗議，抗議無效，憤而退出該會，然而會場仍是沒有借。換句話說，像安德生這種人，在國外的聲譽比在她本國的還高，所受的待遇也比較好。爲什麼？惟一的原因，她是黑人。

黑人在流行的爵士樂方面更佔優勢。美國流行的現代音樂受黑人的影響很大。黑人艾靈敦的爵士樂隊不但受黑人狂熱歡迎，而且也受白人歡迎。

運動方面自不用說了。那一次的世界運動當中，少得了美國的黑人代表？世界短跑記錄一直爲美國黑人的選手所保持。再如世界重量級拳賽冠軍路易士(Joe Louis)差不多保持了十年的記錄，擊敗了無數白人拳擊家，至今還一直雄踞世界冠軍的寶座。路易士不但拳擊的技術好，運動的道德也特別高。拳賽勝利完全遵規規矩矩的眞本領，從不玩低級手法。一九四六年的冠軍爭奪賽，他的敵手曾因地板太光滑了一下，險些跌倒。他本可利用這機會一下將他的敵手擊垮。然而他不，他退後一步，讓敵手站穩後再打。最後還是獲得勝利。這種光明磊落的君子作風，爲各報所一致讚揚，使他更爲美國一般拳迷所敬佩。雖然如此，因爲路易士是黑人，一般限制黑人的法律和規章，他一樣受限制，並不能例外。許多旅館，許多飯店，許多公共場所，他一樣得和一般黑人被摒絕於門外，雖然他遠比一班白人富有，不是出不起錢。

關於這種『黑白分明』不健全的關係，美國一般有遠見的公正人士不但認爲恥辱，同時也引爲隱憂。他們自已說得最好：『只要一天這種情形不改善，我們就無法用我們美國式的民主來說服世界上其他的國家；尤其是剛擺開殖民地桎梏，剛嘗到獨立自由滋味的亞洲的國家。』

(上接二十頁)用中英文寫着：「我們的祖國蘇聯萬歲！」「我們衷心感謝中華民國人民的友誼！」

忽然全船旅客爆雷似的向他們住了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的土地告別了：「烏拉，烏拉！」

送行人在岸上回答道：「烏拉，烏拉！」

這一列歸客的駁船順流出海，在塘沽候那北平來的二百三十幾位蘇僑上船，又是一番熱鬧，不必細表。

果戈里號十五日清晨，天還未亮，便直向海參威駛去，他不久會再來接運第一批第二批歸客了。

返國的蘇僑很禮貌地留給天津市民一封信，代表他們的謝意。這封信由天津大公報轉致給一百五十萬市民，內容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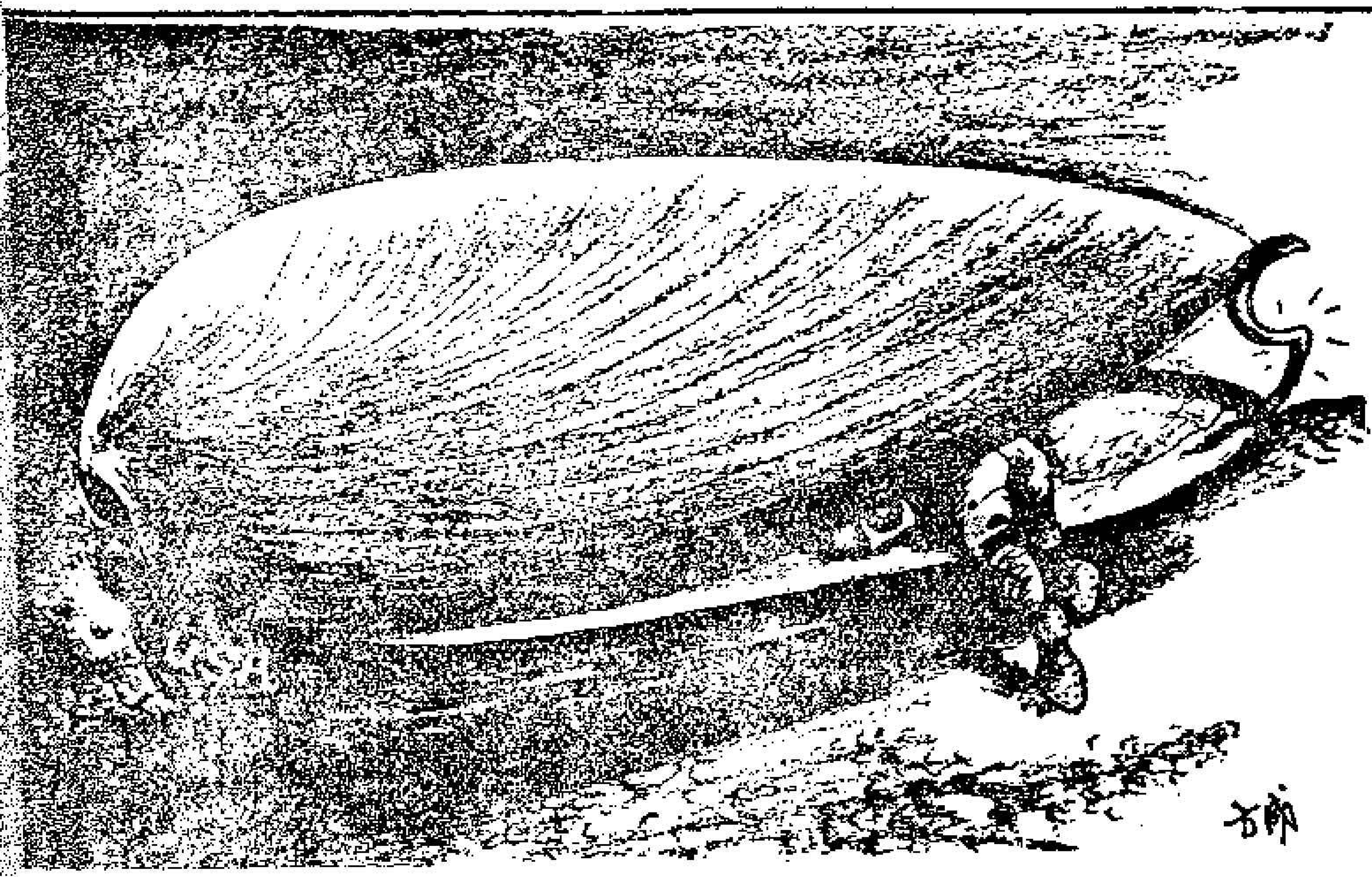
「查吾人僑居中國已逾二三十年之久，受惠殊深。現駐津僑民一部，行將返國，其中居中國數十年者有之，自幼生長此邦者有之。在此過程中，不但對中國之人情風俗，領略無遺。且與中國人爲莫逆之交者亦復不少，因之得保持業務上及私人間之友好關係，對中國人士之寬厚胸襟以及數億人民富有價值之文化，尤爲崇拜。至於其人民習俗及生活方式具有之優點，尤足欽佩，此乃吾人在脫離祖國過程中所熟稔者也。此外如勤勞耐苦，尊崇長上，寬待外國人而無絲毫排外象徵，以及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在在皆爲中國人之特長較諸其他少數外國人，更堪稱道。蓋吾人僑居其他外邦，以祖國未與建立正當關係，或因戰爭而中斷，不但身受歧視，而偉大祖國亦未獲得其尊敬也。以故吾人在華所得良好感想，當此返國，將載與俱歸。且由中國予吾人之廣泛援助，使獲工作，寄生此邦，更使吾人自由保持本國之習俗者，尤屬難能可貴，深資感謝，永矢無忘。惟居外邦之人，生活無論如何優裕，而愛國之心，重於一切，蓋祖國乃祖先生亡之地，其人民言語相同，且其奮鬥目標正與吾人之理想符合，吾人希望回國愈速愈佳，但於離華之前，本諸誠摯及熱烈而讚揚中國人民之美良德俗，並對歷年予吾人之優待，表示衷心致謝。　天津返國蘇僑敬啓。」

當九月一日合衆電訊蘇聯拒絕美國要求開放大連抗議之後，又見中央社電訊稱中國政府以蘇輪「伊里奇號」不遵禁令，往來大連上海，已向蘇方提出抗議，並由主管官署就蘇輪破壞沿海貿易規定予以處辦。上述的文件，由此看來可能成爲一個歷史文件了。

(九月三日)

觀察漫畫

探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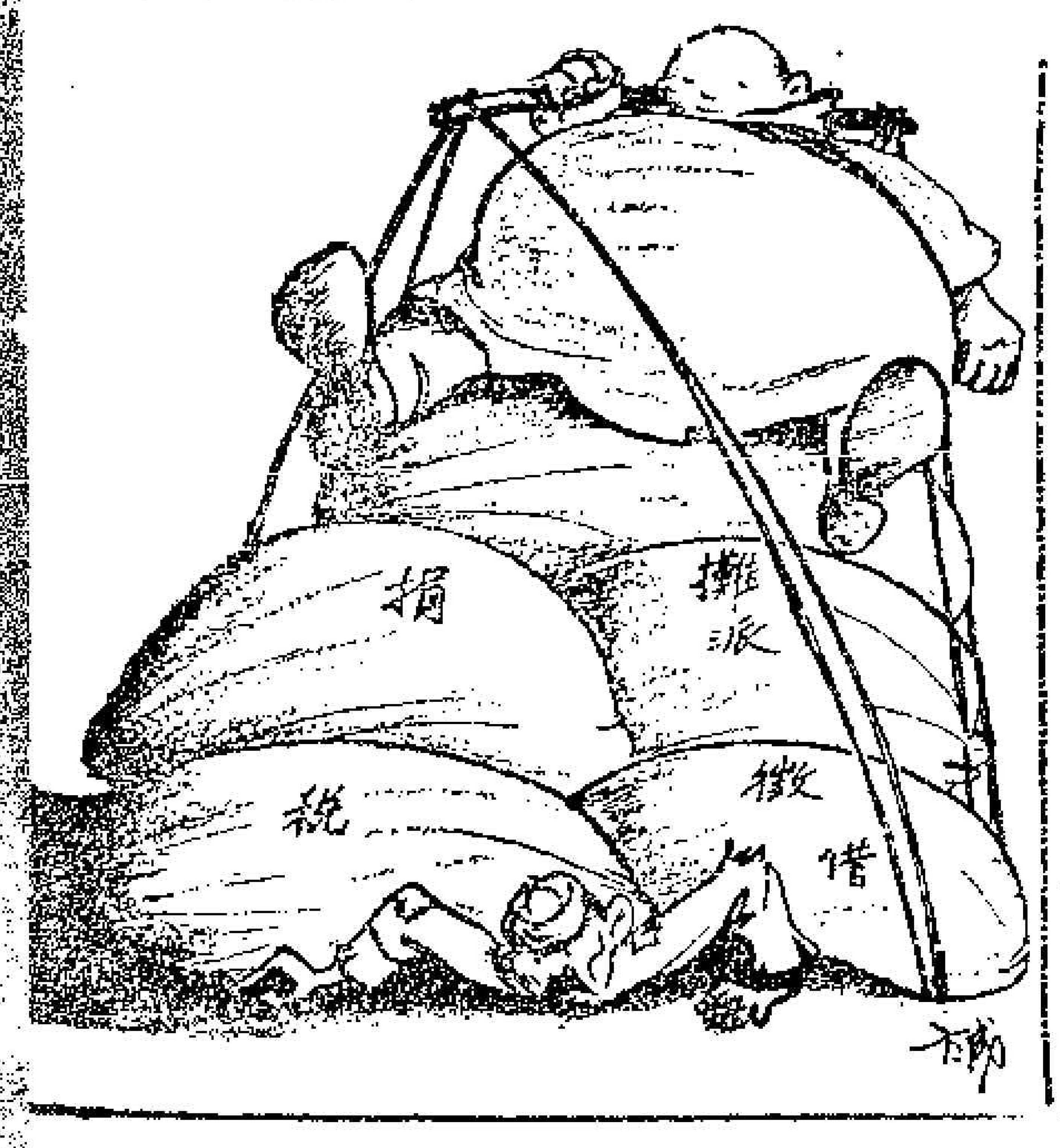


（轉載VERDENS GANGOSL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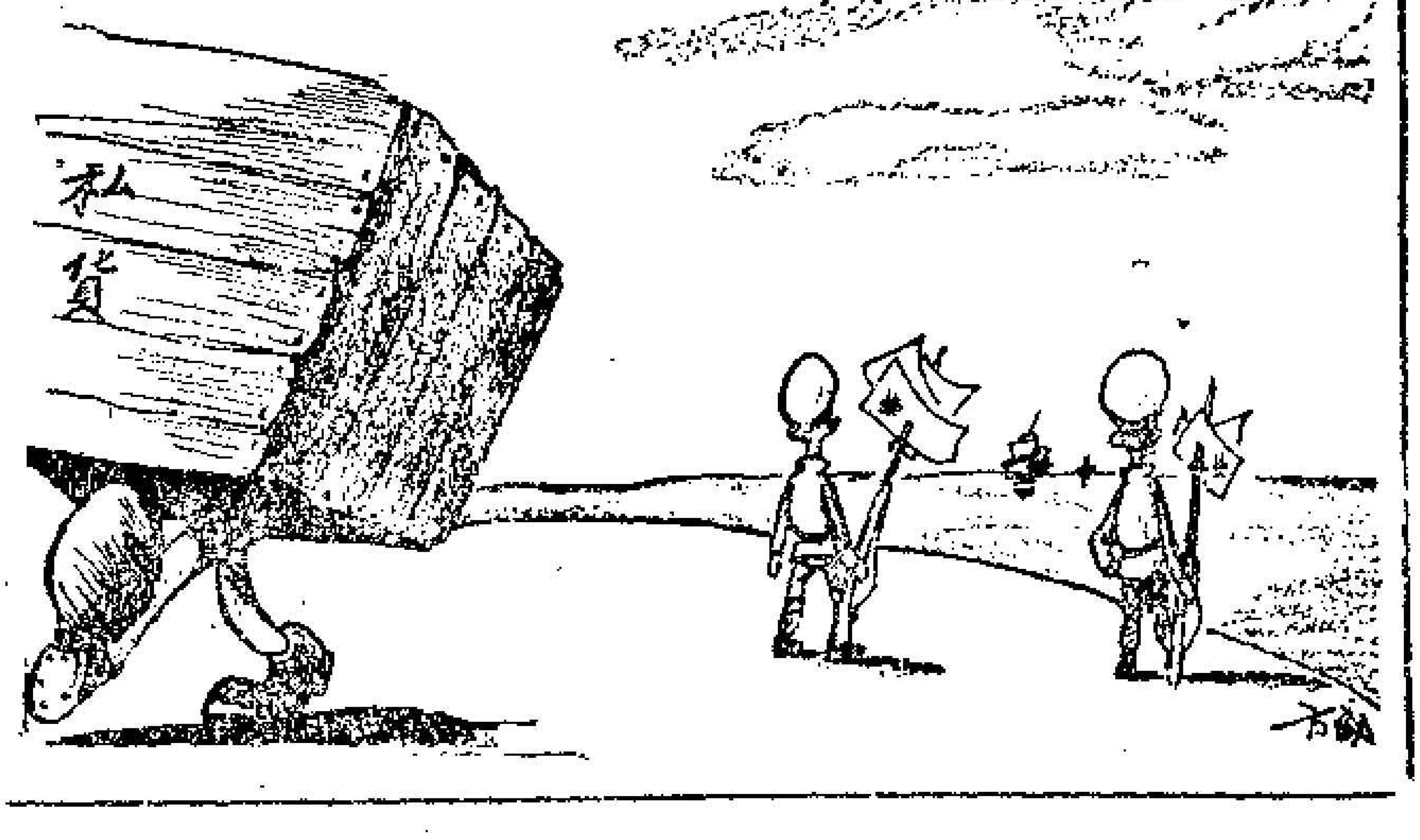
教授（木刻）

楊可揚作

同樣負担



企望



觀察通信版

聯總、行總、解總的官司

觀察記者

（觀察專稿）

魏德邁來華之後，有一事看似無關，且大家不把魏氏之行聯想在一起的，即停頓已久的共區物資，又將開始運送了。現在剩餘的五萬噸物資，已經蔣主席核定辦法十條，分三個月運至共區。聯總中國分署的負責人蒙利夫聞，在原則上同意，若干細則上尚須商定，糾纏年餘的這一個問題，大致可以告一段落。

聯合國救濟總署的物資，在分配原則上早經規定不分人種、宗教、政治、主義，一律以受第二次大戰損害而需受救濟者為準。對於中國部分的物資分配，原經決定不分政府區與共區一律救濟。經聯總、政府及共方三方面共同協定承認。救濟對象本為人民而非政府，政府雖有「正統」「奸匪」之別，人民則都是黃帝子孫，或者說「上帝兒女」。若因人民在共軍佔領區內而就不予救濟，則徒然增加該區人民的敵愾心，殊不上算。若惜物資為共軍所利用，則是一個監督與分發的問題。惟據三十五年春天畫家司徒喬應聯總之聘赴政府區（主要是湘粵）及共區旅行寫生回來的報告，則當時湘粵災民多未受到實惠，而共區人民則確已家家戶戶收到救濟品。當時中共志在收攬人心，不肯貪此小利而招攻擊，原也無足為奇。但政府區有的地方（例如蔡勁軍治下的海南島）則所有物資可以一絲一毫不分給受難的人民而完全放在當地政府要人開的舖子裏以市價發賣。

截至目前為止，聯總所分配給中國的救濟物資，由行總給與共區人民的只佔百分之二。這個比例，自然不能算公允。聯總是一個聯合國的組織，其職員包括歐美各國的人民。對於這種情形，自然看不下去。因此有以前二百多職員的聯合抗議，及後來救濟物資的凍結。並且即此百分之二的物資，一到共區也會受到空軍的轟炸。現被國軍佔領的魯南石臼所港上，向為共區的進出口港。四月二日由聯總登陸艇運去的物資，連船帶貨受到空軍的轟炸，除中國人被炸死傷算是活該以外，聯總押運的二個美國職員也受了傷。消息立即傳到華盛頓。陳誠將軍曾為此事特別到上海晤聯總人員，據說國防部並未命令空軍去轟炸。從那次轟炸的空間時間的準確看來，中國空軍的主動力與自動力是很可佩服的。當然別的地方的轟炸也還有，不過只要沒有「獲罪於天」，在洋太歲的頭上動土，以致鬧到華盛頓，那是不會被人知道的。

聯總的洋職員抗議行總分配物資不公平，抗議救濟物資移作別用，政府方面則抗議聯總救濟共區的物資中有軍用品。聯總不肯承認，國防部的蔡將軍說：救濟共區的物資其中有縫衣機，那是可以縫軍服的。這在中國人看來是很合邏輯的。從前曹操禁酒，看見街上有人拿着酒具，就要令部下以犯酒禁罪加以逮捕。孔融指着另一路人說，「他犯姦淫罪，也該逮捕」。曹操不解，孔融說：「他身上有淫具」。洋人沒有孔融的幽默，在會議席上大肆咆哮。於是蔡將軍只好否認曾說此話。幸而非力浦是忠厚人，在大庭廣衆之中，他畢竟不好意思挺身出來作見證。

現在在行總的八個共區人員是蔣主席親自核准留在行總工作的。在共黨代表團逐出境，總動員令已下，行政院通令各機關行文一律改稱「共匪」之後，政府機關中有八個共匪周旋於其間，一起辦公，眞可算是洋人造成的「特別國情」。共產黨之不滿於百分之二的救濟物資，遠在董必武尚留滬時即已吵嚷不已。在政府方面，以物資資敵當然是不願意的。但物資既是洋人送來，而洋人又要堅持不分政治主義的原則，確是最大的苦悶。政府應付的方法是原則上同意將救濟物資運往共區，讓聯總與行總解總商議運送路綫，進入共區的口子等等技術問題。這大概可以化上幾個星期乃至幾個月，可以充分發揮中國現代政治哲學中「拖」的功能。等路綫或口子商量好了，則政府軍往往已切斷這個路綫或佔領這個入口。於是又當別論，重新商量。如是周而復始，使聯總的洋人束手皺眉。我們為政府設想，任何物資送入共區，當然要增加共軍的力量。其不願意，毋寧為情理之常。無奈不通我特別國情的洋人太死心眼兒，全不顧中國國內情勢的轉變。甚至以停運全部未運華的物資為要挾，壓迫政府非允許將共區的五萬噸物資運去不可。因此八月廿九日京滬各報才公布蔣主席曾經核定的十條辦法。

這十條辦法在什麼時候核定的，公布時並沒有說明。從第六條「本年八、九、十、三個月內將以物資五萬噸運往共區……」看來，則此辦法之核定應在八月以前。從聯總八月二十日開會討論此十條辦法看來，則至遲當在八月中旬。但是聯總挑選在八月二十日開會討論此事，其時正是魏德邁收集情報已畢，將要在南京表示意見的時候，不可不說是耐人尋味的一件事情。從另一方而看，八月以前核定的辦法，直到月底才公布，而且在魏氏聲明以後，也可見得頗具苦心。至於聯總對於這十條辦法的修正意見，到現在尚未與政府獲得協議，而九月已入下旬，也不能不令人感嘆中國政治上「拖」的妙用。

這十條辦法之中第七條規定第一個月（即已過去之八月）由煙台轉入不得超過一萬噸之物資。這是第一條路綫，也是共區最能充分得到的路綫。運輸期內停止一切輪船木船的活動。第九條規定第二個月（九月）第三個月各運二萬噸，由第二條路綫——即第七條所謂自天津沿運河以南的內陸路，運時也停止其他一切運輸活動。很明顯的，第一路綫可由聯總自上海用輪船直達，最為簡捷省事，也最能保證物資的安全與充分運達。第二路綫則隨時可以因戰事而切斷。聯總的兩點修正是（一）第一個月運往煙台之物資增至二萬伍千噸。（二）運物資時不得使運輸民生必需品的共方船隻停航。意義也很明顯：他們要迅速從可靠路綫多運些去。他們不顧因運救濟物資而凍結共區人民的經濟生活。他們知道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物資留在後二個月從隨時有戰爭危險的陸路輸入是不十分靠得住的。並且，他們在東北有被軍隊搶去一萬八千噸物資之經驗。有人認為聯總的第一項修正，即使被採取，也是枉然的，因為煙台不久將被政府攻佔。聯總的要求增加運往煙台的物資，只有加速增加政府軍的攻佔煙台。第二項的修正，政府更不會接受。

久已擱淺的聯總運往共區物資，現在所以又熱鬧起來，是因為聯總凍結的八萬噸物資，有停運之議。其實這八萬噸中分配政府區華北人民的只佔三萬噸。政府若允許五萬噸運往共區而作為解凍條件，自己只得到三萬噸，從軍事觀點而論是頗不合算的。但政府願意這樣做，則除了魏德邁之來華以外，必另有其更實際的打算。即使靠得住的只有三萬噸，也是好的。何況，到底也有三萬噸呀，也許還不止呢！

（九月二十二日）

國民黨黨團合併前後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南京通信）這次國民黨在這烽火遍地內外交責的當口，召開四中全會，無論黨內黨外，都以爲這個會議對於當前危機，有所決策。魏德邁曾經大聲疾呼，要一個立刻的，劇烈的，廣泛的改革，大家以爲在這個會議中，必定有一番重大的變革。但一直到那篇「爲政不在多言」的宣言發表後，大家才知道這五天的全會，主要的祇產生了一個「黨團統一綱領」，而這個「黨團統一綱領」中最主要的一條是：「所有青年團中央幹監事，一律爲國民黨中執監委」。

黨團合併，醞釀已久。遠在今春，黨的暗流便已波濶四起。三民主義青年團是在抗戰時期武漢一段時候中成立的。當時南京淪陷，徐州被圍，大家對於國家前途，感覺憂慮，認爲國家需要新的生機，於是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希望培養一批生力軍，還能吸收一批好青年。不過意思雖然很好，實質上仍不免走上一條老路，使在業已十分複雜混亂的派系鬥爭中，又添了一個新的因素。團長既是最高統帥，聲勢自然顯赫，力量膨脹得非常迅速，在很短的時間之內便卽自成系統。

青年團最初是以復興社等幾個小組爲核心的。多年以來，國民黨一直在CC的控制之下，我們幾乎可以說，今日除了CC，卽無所謂國民黨。但CC是文人的集團，武人既不得手於黨的組織，於是武人而喜歡辦黨者，自然而然地便易以團爲據點。在基本上，團和黨的核心CC系是對立的。所以這幾年來，所謂黨團衝突，大體上就是團和CC的衝突。這個現象確不是當初所想像到的。在最初，打算成年的屬黨，未成年的屬團，彼此連繫，對外發展。但是結果却成爲一個自已抵消的局面！這個結果，雖出初料，亦失初衷。好在雙方所擁戴的都是一人，從別的觀點看，處處都表示着矛盾，單從這一點看，總算還是統一的。

現實派與理想派

現在一般人都攻擊黨的腐化，無能。辦黨的人，已經混了十幾年，大部發跡，自然不免顯得有幾分暮氣。團中的人則都年少氣盛，力量既然一天一天在膨脹，自然總要想法從下面爬到上面來。去年廬山之會，儼然要自立門戶，另成一黨。這些人居然宣稱想另成一黨，自然總有力量在後面支持，否則也沒有人敢說這種大不韙之言。然而另成一黨，終不甚妥。加上最近一年時局的演變，考慮再三，還以合併爲是。合併之說亦醞釀已久，最近數月才認眞檢討。

在研究合併的過程中，大概可以分爲兩派，一爲現實派，一爲理想派。現實派是討論合併的技術問題，反正最高當局主張合併，大原則也就不必再討論，祇須討論如何合併。也就是說，中委的名額如何解決，重要的地位如何分配，這些都是現實的問題。理想派則又進了一步。他們認爲所以要黨團合併，是因爲這個黨已不能控制社會，已不能領導人民，而黨團之間的磨擦，亦徒然消耗自身的力量。然而理想派則表示懷疑：是否黨團合併後，卽可以控制社會，就可以領導人民。理想派認爲今日國民黨最重要的問題，不在黨團合併不合併，而在重訂黨的革命路線。他們第一個要問的問題：今日的國民黨，究竟是代表那幾種人的利益，今日國民黨的「革命」，是爲了那些人「革命」的？他們認爲假如這個問題不解決，國民黨還是沒有前途；假如能夠重新確立革命的路線，則黨團合併可，不合併亦可。

「第二領袖」

團和黨擁戴的都是同一個人，這是不成問題的。但是除了這最高一層以外，團所代表的又是那些人的力量呢？前文說過：團本是以復興社等幾個小組織爲核心的，但是陳辭修（誠）兩任書記長，把團作爲了黨的「國防部」，大刀闊斧的整肅人員以後，原來的別動隊，在康兆民（澤）旗幟下的一羣，都被「黨員轉業」而編了出來。在四五年以前，各方面都有陳爲「第二領袖」之說。陳本性剛强，律己甚嚴，在政治操守上說，確算得當今一員硬漢。他的大刀闊斧的作風，他的「貪污爲革命對象」的論調，也大大使許多人心驚肉跳。中國政治舞台上素來如此：一個人頭角崢嶸後，自然毀謗羣集。今夏張靈甫在山東殉難，當局悲痛逾常。湯恩伯奉召入京，當面痛被斥罵，幾乎不得開交；而湯是幾年來陳誠一手提拔出來的。湯旣當面被斥，於是便有策士進計，叫他把國防部的指揮命令及部隊的戰況報告，一齊捧上，證明他不是無能，而是指揮失當。湊巧那時正鬧着軍官團哭陵，碰上胡宗南延安歸來，也做了一年來被整編的軍官們的代言人，作了一次有系統的陳述。於是這位「第二領袖」處入於四面楚歌之境。

領袖繼承

遠在此事以前，迷信於「領袖制」的人，覺得這個「領袖制」還是應該再延續到下一代才好。這思想早幾年業已非常盛行，所以才有「第二領袖」的傳說，現在這「第二領袖」既已過去，於是大家想到，假使是「聖聖相傳」，豈非大佳。旣要相傳，自然得先培植。於是第一步，先使這個承繼人取得青年領導的地位。今日在黨團之外，又新生了一個力量，卽青年軍，而青年軍卽交蔣經國主持一切，同時在青年團系又給蔣經國一個最有權力的地位——組訓處長。祇是蔣經國，心熱而手不辣，他僅僅祇能顧到青年軍，不能再顧到團的各省幹部的支配，所以派出來的，一批一批，還都是恩施派和留日派。組訓處實際上祇是一座空城。

廬山之會

在團的內部，雖然新幹部和老幹部在爭團的領導權，但是對於團併入黨這一點，都是心有不甘的。而且大選卽在目前，團併入了黨，便完全失去了陣脚。正巧在廬山開團的二中全會前，魏德邁的致詞文告，大大激怒了當局，也減消了當局對於現在黨政要員們的信心。配合這一形勢，於是，「反官僚反貪污」的口號，高唱入雲。在廬山會議上，鋒芒四射，他們認爲黨是衰老了，倘若要團併進去，非再來一次淸黨不可。同時他們又電遠在東北的陳書記長致敬；這一個致敬電包含着極微妙的政治意味。在這種情形下，當局才答應團的幹部一律轉爲黨的幹部，大家參加到黨的全會裏來，照呼吳鐵城陳立夫，務必照此通過，並儘量予團幹部以發言的機會。

全會一面倒

在這次四中全會開幕以前，黨的主要派系，確有藉此再來一次政治攻勢的企圖，預擬了一個黨政改造的辦法。可是會場上形勢全非，一開頭便討論黨團合併的問題。少壯派繼續

在戊單最前綫

何　彭

（觀察保定通信）保定，這歷史上的軍事重鎮，在滿清時代，李鴻章袁世凱是直隸總督時，都在此間駐節。保定軍官學校，更是馳名全國。民國以來，煊赫一時的大軍人，由此發跡的，不知有多少；現任國防部長白崇禧，參謀總長陳誠，都是保定軍官學校畢業的；連國民政府蔣主席，也曾一度是那裏的學生。但保定由於先天不足，物產交通等條件不夠，自始就沒有怎樣繁榮過。北伐以後，北平不再是中國發號施令的京都，作為北京大門的保定，越發日趨蕭條。初次來保的人，沒有不為它的蕭條而感覺意外的。保定人口本來只有八萬，年來外縣鬥爭清算，地主富人紛紛逃來，人口增加到十三萬；這座小城更是擁擠不堪，房荒十分嚴重。別看保定城小，掌握河北全省命運的首腦與和領袖人物，現在都聚集在這裏。保定綏靖公署，河北省政府，省黨部，省團部，省參議會，各種機關，應有盡有，正是麻雀雖小，五官俱全。

保定雖是河北軍事政治的中樞，若以現在政府控制區和交通而論，卻是最前綫。保定以南，除石家莊及其附近據點，孤懸在三百餘里以外，再沒有一個縣城，作為省會的屏障；東西兩側，二十里外盡是解放區；只有通往北平一條時斷時續的鐵路，作為和大後方連繫的紐帶。

破壞科學化

保定唯一的生命綫，是平保段的鐵路。這鐵路一年來被大破壞三次；每次破壞百餘里，修復時間都一兩個月。鐵軌被抬往數十里外，埋藏起來；枕木架起來燒成灰燼；鐵橋被炸塌，殘骸躺在河心裏；鋼骨水泥的橋脚，連根剷平；路基只挖半邊，而且這段挖左邊，那段挖右邊；如此交互破壞，人力可省一半；等到修復後，新舊土半邊軟半邊硬，火車走起來左右搖擺，時常有傾倒。建設固不容易，破壞也需要相當技術，來往旅客，觸目驚心，嘆息不已。共軍主力退去，路局加緊搶修，搶修列車還不時受到民兵的襲擾，地雷的威脅；儲存的鐵路器材用光了，儘量拆除不必要的支路叉道，挖肉補瘡；沒有枕木，由軍隊掩護，縣長率領人馬，到鐵路兩旁一二十里外去伐樹。老百姓哭着，抱着樹不讓砍伐，軍事第一，也顧不了那許多。現在鐵軌羅掘俱盡，枕木愈來愈難，下次再來一次大破壞，保定勢將變成孤島。

委而去之

為了維護交通，保持點綫，沿鐵路駐有重兵，但處處防禦，處處薄弱，攻擊者可以集中優勢兵力，突破一點。馬其諾防綫尚且沒有大作用，誰又敢担保陣地能萬勿一失！更何況還有像孟老夫子說的，「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甲非不堅利也，

據說正定失守，由於一部守軍，乘夜用繩索把共軍縋上城去，然後大開城門，迎接敵人；師長侯某被撤職查辦，至今還押在綏署。望都縣被圍時，縣長上城巡查，幾乎被未打一槍而爬上城牆的共軍俘去；原來守城團隊有一部自動下城，躲在一個廟裏，等候繳槍；他們說「八路軍共財主的產，卻叫窮人來拚命」！守定興的一營國軍，不聽指揮，不肯作戰，營長無奈，拔槍自殺；士兵目覩他們的長官，壯烈殉職，毫不動心，把手中的美械裝備，繳給敵人了。正當前方吃緊，需用子彈急如星火的時候，那些在後方的運輸兵，卻慢條斯理的磨陽光；官長催促他們「快點走」，所得的回答是「忙啥子麼」？一個四川兵說，「他們愛打仗，就去打罷，打死了活該，誰教他們官兒迷」！

老鄉同去罷

國軍死守點綫，不時的吃個小虧，一團一營的被消滅。當然，擊斃的共軍也不在少數，不過每次作戰，戰場上和死屍，他們儘可能全搶回去了。既然屍體都被拖走，國軍對上不妨隨便報個數目，比方說打死五萬或者一萬人罷，都全憑一時高興。既然沒有一個一個數過，數目雖不實在，良心上也不至受到任何譴責，更不會犯什麼謊報戰果欺騙長官的大罪。有位軍官感慨的說，「從前和日本人作戰，他們不遺留屍體和傷兵，我們說日本人的運輸便利；現在共匪也是這樣，他們有什麼運輸上的便利呢？火車汽車不都在我們手裏嗎」？國軍一作戰，死的不用說，傷兵遺棄的可算不少。共軍俘去後，給他們敷上藥，紮上繃帶，派人抬到國軍防地附近，說一聲「回去罷，老鄉」！這些老鄉們呻吟着回來了，可是以前腦子裏被印上的「共匪」的殘暴面孔，也丟的精光了。

共軍對俘虜

共軍對待俘虜，有着不同的花樣。不搜腰包，還要優待；壯年留着當兵，老弱都放回來；帶兵官不論大小，第一步先進說詞，請加入共軍給他們幹，說服不動的，聽憑各人志願，送他們出來；但是那些偽軍改成國軍的大頭目，多半要吃點苦頭，比如滄縣保警總隊長劉[illegible]恍，在敵偽時代，[illegible]職是道尹，武職是剿共軍

，大大攻擊黨的無能，過去領導無方，黨員從政的貪污……並表示團合併後，不願意一同「拖進渾水」。但是這一片炮聲，卻摸了一個空，沒有一點反響。全場上一反過去幾次大會那種叫囂爭辯的情形，主席在沉默的聽，元老在掐鬚微笑，其他中委則都默默無言。原來一大部分委員在開會以前，業已接到祕密通知：「對此問題不要多說話了」，所以在會場上成了一個一面倒的局勢。

從大局看黨團合併

這幾天，黨內「既成派系」大都懊喪不堪。不久以前，民青兩黨的加入政府，分去了政府裏一部份的地盤，現在又有一批新軍突入了黨內。大家都開始以冷眼來看行將合併的許多「

的主張，已有人在高唱了。有人認為當這些新幹部入據丁家樓廣廈以後，也許會使這幾年來的迂緩，鬆懈，沉滯的精神振作一下。可是各級地方黨團的合併，傾將大傷腦筋。前一兩年，湖南黨團的對立，幾乎演到「血拚」的地步。其他各省，雖無湖南那樣尖銳劇烈，但黨團之間照例是對立衝突的。我們可以說，除非「清」出一部分來，這個局面是不會太平的。不過在選舉上，地方政府卻減少了一個權力分配單位，似較勝於未合併以前。

從整個局勢看，黨團內部的統一與分裂，均不足以影響現局。甚至可以說，國民黨黨團的合併對於中國民主的前途，反而是一種可憂慮的傾向。黨雖然腐化暮氣，但多少還有若干寬忍的度量。這種度量，所能希望於團裏出來的人者，就很微弱了。團是在一種「統制的思想」中訓練培孕出來的結合，我們看到這次團裏出來的人物，自由主義的色彩，極其淡薄，這批新[illegible]合以後，恐怕統[illegible]趨向比過去還要遠得。

司令；勝利後搖身一變，依然八面威風，魚肉鄉民；省政府收到告他的狀子，擺總將近一尺厚。告狀由他告狀，好官我自爲之，小百姓其奈他何！然而八路軍却不客氣，滄縣失守後，有人看見他鐵絲穿着鼻子，肩上背兩袋麵粉，變成馱麵的「人牛。」其次，當縣長的多半也要遭到悲慘的命運，他們還須經過一次「人民審判」用以決定生呢還是死。

前線的縣長

提起縣長來，這年頭不是好幹的；既要能文，又要能武。除帶兵打仗外，勇敢些的，還親自於夜間下鄉，捕捉「村幹」。村幹是共黨的基層組織，一二人就可以指揮全村男女老幼，作共黨政府賦予他們的一切任務。這樣的人當然一經捉住，立地槍決。縣長也是軍隊的辦差官，征柴草，征民伕，挖溝修路；無論縣長多麼辛苦，也難討得軍隊說一聲「好」。派糧派款也是縣長重要工作之一。縣長所能控制的面積和人口，只是全縣的一小部份，然而縣政府所屬人員武力，其人數較平時要大數倍。羊毛出在羊身上，他們的生活，都要老百姓負担。尤其拉鋸的地方，更是民不聊生。俗語說：「閻王不嫌鬼瘦」，誰若不忍心，誰就別幹縣長。可不是嗎，省府各廳處科長秘書視察等，就都不願出去。有一次省政府與長官部要縣長，去了一些編餘失業和副官諜報員之流。民政廳長也慨嘆縣長品質的低落，缺乏人才。全省一百卅四縣市，只有四十餘縣有縣長，其中還有十餘縣進不了縣城。一年以來殉職和被俘的縣長，已超過卅人。但是縣長也有好處，水混才好摸魚，幹上一年半載，就可到平津去享下半世的清福了；法幣雖不值錢，當不住數目多呀。

懲貪詩

縣長的嘍囉是還鄉隊，保警隊，這些人大半是敵僞時代的特務。他們打八路是多年的老經驗，對現在的主人和對從前的主人是同樣的忠心。他們之中的領袖，以勦匪有功，升了縣長和司令的也大有人在。也有少數份子是家產被鬥爭光的了地主，他們有仇有恨，殺「村幹」尤其表現得英勇。畢竟是階級鬥爭，還管什麼同類相殘。鄉村裏鬥爭清算，多少富人失去家產，多少地主變成貧農，但也有一部份「村幹」，以鬥爭起家。所以正和國民黨整天吵着懲治貪污一樣，共產黨也在舉行反鬥爭。凡以鬥爭致富的，在反鬥爭時，所吞的贓物，都要吐出來。發財發財，一場春夢而已。記得在什麼地方見過一首「懲貪詩」，詩曰：

竟把貪來懲，
如何不懲貪？
有貪皆須懲，
無懲不[illegible]貪；
懲自隨他懲，
貪還由我貪；
試看懲貪者，
人亦懲其貪！

「你們都好」

岳飛說，「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當今盛世，文官愛錢而又怕死，武官怕死還要愛錢，天下之不平，不能說不合邏輯。文也愛錢，武也愛錢，老百姓如果還愛命，就得拿出錢來。「匪來如梳，兵來如篦」，古已有之，於今爲甚。有些地方團隊，每次出發，滿載而歸，老百姓敢不給嗎，誰戴得起「通匪」的帽子！他們一回來，小市上立刻熱鬧起來；舉凡糧食，布匹，牛馬，器具，以至舊衣舊鞋，莫不應有盡有。你要整頓軍紀嗎，他們說：「叫我們拚命，就得叫我們活着，公家待遇太不夠了」。你若解散他們，誰來保護你的政權呢？去年大公報時常大聲疾呼「莫失盡人心」！現在此調久已不彈；人心到底怎樣了？華北普遍流行着一個故事：國軍問老百姓，「我們好呢，八路軍好」？那人回答，「你們都好，就是我們百姓不好」！人心就是如此。

船與水

在以前邊談邊打的時候，只有小衝突，沒有大進退。軍調部撤消後，隨即大打出手；冀東十餘縣完全克復，縣政府一個個進入縣城，一時大家眉飛色舞，都說有辦法了。不幸縣政府是建築在水上的，水一起波濤，船就翻了，好局面並沒有能夠維持多久。近數月來平津保三角地帶和平漢路兩側，國軍不時掃蕩；報紙上熱鬧起來，這縣那縣都收復了。有些流落在外的人們，看報後不遠千里的跑來，想回到離別多年的故鄉，和父母妻子團聚；到省時一問，家鄉仍是解放區，眞是咫尺天涯，只好望洋興嘆。國軍每到一地只住三五天，國軍轉移，縣政府也溜之大吉。試想國軍佔領點綫，已感兵力不敷，共軍佔領廣大面積，兵力如何能夠控制；但它在河北已有長久歷史，力量深入農村，政治基礎已有相當鞏固。故國軍打入共區，猶如船入大海，船行一過，海水依然。軍方說，政治不能配合軍事；政方却說，軍事沒有摧毀共軍主力，所以行政不能立足；互相埋怨，爭訟紛紜。

趕麻雀戰術

國共兩軍雖不上時，就推磨轉圈，有時又像捉迷藏。共軍在與他不利的場合，遠走高飛，看準有利時，就猛然一擊；運動靈活，變化無窮，是他們的特長。國軍裝備精良，彈藥充足，集中力量時，卻也銳不可當。有時國軍小部隊出去掃蕩，爲了免得和共軍民兵，糾纏不清，未進村子先放一陣大砲，擊走他們就算了。直要得老百姓跑來說：「這村子沒有一個匪，請進來罷！再放砲我們的房子都打平了」。然後才放心大膽的進去。如果老百姓膽子小，嚇跑了時；對不起，匪跑了，東西跑不了，妻子衣服都成爲勝利品。八路軍有所謂「麻雀戰術」，國軍這種戰法，正好起個名兒，叫「趕麻雀戰術」。

民生一般

打仗的結果是民不聊生。外縣鄉村最爲痛苦，河北首善之區的保定，生活也很艱難。商店門可羅雀，卸業罷，有損市容，礙難照准，只好勉强支撐門面。公敎人員不分中央和地方、曾聯合簽名要求加薪，事關通案，也無結果。城外加挖兩道外壕，動員民衆作工，按照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原則，可以雇人代作；正値暑假，中等以上學校的窮學生，三三兩兩，肩荷鐵鍬，挨戶去問：「雇小工嗎」？最初每天一萬五千元，後來漲到二萬五。這些知識青年發現挨戶去問，不是辦法，就大家組織起來幹包工，按方丈算錢，免得跑冤枉路，就誤寶貴的光陰。新聞記者求生活的本領，尤其高明；他們請一個公家劇團，演了三天「救助清寒同業」的義務戲，每券十萬元，向各機關和商號派票。可憐的保定新聞界，只有四開小型報一家——保定日報，加上中央社和津滬幾家大報的特約記者，總算起來不到十個人，這一筆收入，可眞不無小補。二個月前，街上貼滿河北省政府政工大隊的石印標語，其中一條是「東北察綏平津冀東和滄縣的老百姓都已安居樂業了」；然而那時報紙上却正登着四平街激戰，滄縣失守的消息，眞是令人哭笑不得。據說這標語是去冬印的，沒有用完，現在該隊辦理結束，所以全貼出來。即使在去冬，那些地方的老百姓，又何嘗安居樂業過！

保定，這河北的盲腸，它將發炎而毀滅生命呢，還是犧牲於外科大夫的剪刀之下呢？

蘇僑北撤記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天津通信）蘇聯在華的僑民總撤退了。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日上海蘇僑千名乘伊利奇號撤退了，八月十五日天津北平區蘇僑第一批八百餘人也乘果戈里號撤退了。各地的白俄正向這兩個海口集中，遠在伊犂的白俄不堪生活流過也紛紛輾轉到滬。第一批五月十日到了五十人，第二批五月三十日到達三十五人，第三批七月中旬到達計四十二戶，一百四十九人，最小的有路上出生兩個月的嬰兒，最老的有七十七歲的老翁。

天津的蘇僑在行前十六天於猶太俱樂部舉行了一次中蘇的音樂會，在李波里托夫的「高加索的素描」大合唱之前，蘇聯音樂家華可洛莫夫宣讀了給中國音樂家沈湘和狄哈尼的感謝函，這裏也許可以說明蘇僑的心聲：

「親愛的朋友沈先生：

我們就要離開這裏回到祖國去，過去在我們僑居天津的許多年中，你對我們所表現的友善態度，以及這次承你參加我們的演奏會，我們都深表感謝。

請你接受我們至誠的好意，對於你這位有天才的歌唱藝術家和好朋友，我們要永遠記憶着。

全體歸國蘇聯音樂家十人簽名」

灰色的九千噸重的果戈里號在八月十二日下午六時靜靜地駛到距塘沽五十華里處停住了。這是一艘中級客貨船，油漆工作到那一天還沒有完工。她被打扮得像一隻花船，接這些寵兒們早日回娘家。內有頭等艙位七十個，三等艙四百六十個，另有婦人專用的攜帶嬰兒艙，內有活動的小床，可作搖籃用。這一次，因爲客人特別多，除了原有的餐廳外，在甲板上也設有餐桌，鋪着蘇聯的漆布，極爲美觀。乘客在旅途中，每日四餐，菜單由醫生配好。娛樂方面各處都裝有廣播器，有音樂及報告。專有游藝室一大間，置有鋼琴、書報、弈棋，以供旅客們在長途中消遣。

天津從七月起就開始了歸國僑民的登記，到八月十一日止，登記人數到了九百三十九人，第一批走的有六百四十人，他們攜回的行李有七千件，已委託百利洋行用小船自十三日起運往塘沽。這些在中國，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的有國籍的或無國籍的流浪者，他們結束了游浪，似已聽到俄羅斯草原，伏爾加河及黑色冰結的沃土上的呼喚，不勝依依的重返祖國懷抱。這感情表現在後面記錄的一封信裏面。

天津市政府對於蘇僑一向友好，這次在返國中又重有表現。在返國的蘇僑中，有雙重國籍的，有五十多人。按蘇聯法律，海外出生的子女，仍然取得蘇聯國籍；惟按中國法律規定，凡在中國出生者，若非駐外使領，均爲中國人。這次中國市政當局以敦睦邦交，決定使有雙重國籍而願返蘇者，很順利的辦理脫離中國國籍手續，使他們能夠如願。

塘沽的黃色海水嗚咽着，似爲新港的前途嘆息，中國海岸沒有停泊這樣萬噸巨輪的碼頭。蘇聯駐津總領事顧德夫十三日清晨八時乘小火輪到果戈里號訪問船長高爾禮燕柯，共同進了午茶，商討往返的事件及開船日期，以及必需解決的問題。顧德夫下午返津就發出一個電報，給北平領事館，要他們十四日早車赴塘沽直登小輪載赴果戈里號。

蘇聯駐平領事列道夫斯基立刻通知了僑民會。這幾十天來，僑民會始終在忙着，辦公室內僑民川流不息，都是爲了回國的事業的問題。北平區一共有二百三十幾個蘇僑回去，女人及孩子各佔六十多。男人約百名，其中四十名是中國軍事調處執行部撤銷以後的失業者，多半有一門專長技術。蘇聯使館原爲僑童辦了一個學校，這次因爲了全回國，也決定停辦。

紳士氣十足的吉比列夫是蘇僑民會長，他在哈爾濱、瀋陽、北平一向經營釀造業，他一家五口，都要回去，他說已經二十七年沒有看到祖國了，他不惜拋了產業，每人帶着一百美金返國。他說回國之後，還是想繼續作酒業，自然身份也許不再是店主了，但他相信那邊的生活不會比流亡在外更壞。他喜歡中國，他也想有機會再來。

僑民會副會長，今後將爲正會長的安德列耶夫，是一位蘇人的粗壯漢子，過去是中東路職員，他的父母及產業都在東北，所以暫時不想回去。許多僑民不肯走，都是爲了產業不能動，而東北又阻隔着不能回去，只好在北平等待交通的恢復。張家口過去本有七十多家蘇僑，現在只剩了兩家，其餘都到天津領照歸國，那兩家不回的，便是因爲產業太大，而給慣的人又太小，於是只好守產了。

僑民會祕書賴仁納，六十多歲，中文英文都不錯。他說他是前清隨帝俄公使來華當中文參贊的，一直沒有回國，他表示他很想回去看看這幾十年的變化。只是「我的六十多歲的老婆子害挺厲害的心痛病，醫生不許她出遠門，」他在北大、朝陽、法商等校都教過功課，各大學至今不辦俄文班，他以爲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這一次歸國的僑民中，最老的是久任大學教授的斯比辛尼夫和他的家屬，他已經七十多歲了，他的太太主持僑民會的婦女會，說一口很好的北京話，她也要作一次長途旅行了。因過去從沒有夢想過，談起來不免露出了孩子一般的喜悅。回國的人雖然限制攜一百美金，但有那麼多錢的人總是少數，出不起旅費的，由僑民會補助。蘇聯政府在中國境內只管運輸，到了海參崴後，生活費用據說才由政府負責。

一些僑民在十四日早晨六點四十分在專車向中國的朋友們說道：

「正如同你愛你的中國，我也愛我們的蘇聯。我們走出來的時候，國家在混亂中，現在安定了，我們該回去了，參加一部分祖國的建設。」

那一些蓬頭的駁艦褸的漢子，北平社會鄙爲有罪惡習慣的人，蘇聯政府能改造他們嗎？

一位領事館的官員說道：

「三十年了，過去反對革命的，今天也已經改變了他們的看法。蘇聯政府已經不怕他們，而且已經有能力照顧他們，和他們生長在國外的兒女。他們回去以後，一定是蘇聯的好公民。」

天津招商局四號碼頭上，從十四日晨六點鐘便成爲蘇僑的大會場。那一天微雨濛濛，各種交通工具集中了，各色的雨衣和玻璃彩，把碼頭上綴得花團錦簇，那些西洋面型上，都浮着一層東方氣質，他們在哭又在笑。回國的不過六百四十人，送行的卻超過一千，俄文日報稱爲是沸騰的心造成空前的場面。

這裏扶老，那裏攜幼，回國的人在從跳板到駁船之先，向送行的人，接吻又接吻，擁抱又擁抱，握手又握手，然後相對而泣，終於不能放手。鳴笛了，放開手，又追到駁船上，又是接吻擁抱和相對而泣。再回到岸上，才揮手道別：

"Vera Vera Dosvidania!"

「巴布什卡，巴布什卡，（祖母）再見！」一陣陣的俄文喧嚣。

到九點半，小火輪的笛聲再叫着，慢慢地拖着兩隻大駁船離開了天津的碼頭，人影不能再分辨了，但送行人們還能看到那駁船上高懸的紅字，（下接十四頁）

書評

補評英文新字辭典

錢鍾書

（參閱本刊上期書評）

英文新字辭典出版後，由發行者惠贈一冊。對於編者諸君蒐羅的廣博，解釋的清楚，極爲欽佩；偶而使用，深得幫助。但翻檢所及，頗有可斟酌之處。頃見本刊戴鎦齡先生的批評，忍不住略添幾條

第五頁「After us the deluge（俗）將來怎樣，不關我們了。」這話是成語，不是俗語，從法文來：Apres nous, le deluge——相傳是 Mme de Pompadour 對路易十五說的。Apres nous 常作 Apres moi，但 Mirabeau 在一七八五年給 la Couteulx 論銀行的公開信裏引此語作 Apres nous；英文類書像 C. T. Ramage 的「法國意國名語集」第三八一頁，Smithland Haseltine 的「牛津英國成語大辭典」第三四頁引此均作 After us the deluge.

第十四頁：「Angel（美俗）n. 把金錢幫助他人在政治上活動者。」這解釋太狹，替一切活動出錢的「後台老板」，全可稱爲 Angel；例如 Frances and Richard Lockridge: Death on the Aisle 就寫一個話劇 Angel 的被刺。這字不但是名詞，也可作動詞用。

第十九頁：「Ask fot it」。第一個 t 應改 r。

第七十六頁：「Cup-o'-tea（英俗）」。這三字字不必連寫，可逕作 Cup of tea；Ngaio Marsh 小說裏的角色，最喜歡說這三個字，例如 Died in Wool, Murder and the Dancing Footman 等書裏，She is not your cap of tea 這類句子，都把三字分開。

第八十三頁：「Deutschland erwacke!」第二字拚錯了，音也註錯了（因註音符號不便排字，故從略）。

第一〇一頁：「Fellow traveller 是俄文某字的譯語。」「某字」爲 Popitchiki，現在用的意義是 L. Trotzki 定的。

第一三四頁：「Iron Duce 鐵血首領」。『血』字可刪。說『鐵』不必牽連到『血』；Fowler 近代英語用法詞典 If and When 一條第一節可參觀。我疑心這名稱是從英文成語 Iron Duke 點化而得。

第一三八頁：「Kaput（俗）被破滅了的」。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軍用俗語，德文 Kaput gehen 的簡省，並非英美土産字。

第一四三頁：「Lemon（俗）使人不愉快的或沒有價值的東西。」應當加一句：「不可愛的女人」；這是 Peach(可愛的女人)的相對字，參觀 Eric Partridge: Dictionary of Slang。既有 Lemon 一字，似不該無Peach一字，亦如二一六頁有 Sadism 一字，不該無 Masochism 一字。

第一六三頁：「Museum piece 異常的人或物。」從法文 piece de musee 來，例如 Norman Douglas自傳Looking Back裏就用原文；還有年齡長大，「老古董」的意思。

第二一一頁：「robot…原來是 Capek 劇本裏機器人的名稱。」似應指出從robotit(to drudge)來

第二一八頁：「Schizophrene 患著 SCHIZOPHRIA 的人。」下文並無 Schizophria 一字。

第二五七頁：「Third Sex（俗）第三種性；既不男也不女的人們。」這本書裏不論成語或 Neologism 或文字游戲，往往一概稱之曰「俗」，未免「俗」而濫了。例如這個名詞是大衆化的專門縮辭，算不得「俗語」。近代德國名作家 Ernst von Wolzogen 在諷刺小說「第三種性」（Das dritte Geschlecht）裏定下這個名詞，經醫學家和心理學家像 Iwan Bloch 等採用推行，流入英美。這名詞雖然還新，意思是極舊的，例如 Lady Holland 爲她父親 Sydney Smith 所作傳裏就說：「法國人說，人類有三種性別：男士，女士，教士（men, womenand clergymen）」。柏拉圖及中世紀哲人所說「第三種性」則指神性，與此不同，參觀 C. Patmore: Religio Poetae 第二百頁。

第二五七頁：「Three K Movement 指德文 Kuchen, Kinder, Kirchen」。第一字第三字拚錯了，應作Kueche, Kirche。

第二七八頁：「Bilboism 對於異族的仇恨」。似應註出從Senator Theodore G. Bilbo 取義。此類字解釋體例，本書殊不劃一。

第二八二頁：「Existentialism：現代法國文學裏的一種哲學。」這不大確切，只能說一派現代哲學，戰前在德國流行，戰後在法國成風氣。我有 Karl Jaspers: Existenzphilosophie，就是一九三八年印行的，比法國Sartre: L'Etre et le neant, Camus: Le Mythe de Sisyphe 要早四五年。近來 Kierkgaard, Heidegger 的著作有了英譯本，這派哲學在英美似乎也開始流行。本辭典爲「存在主義」下的定義，也不甚了了。

以上幾條，也許可供編者諸君的參考。至於書中新字的該刪或該補，我不願意多說。附帶地提到一點。G. M. Trevelyan: Clio, a Muse 論文集裏有一篇講遠足的文章，常爲中國英文讀本所采用。文中有White night一語，這是法文La nuitblanche的直譯，意謂「失眠的夜」，英文裏極少用，我此外只在 W. J. Locke 的小說裏見到幾次。有位在中國大學當教授的美國人，編了一本極暢銷的教科書，也選這篇文章，把White night 解釋爲「白晝」，到第四版依然沒有改正。我曾寫篇書評，蒙本辭典主編者葛傳槼先生引用討論過。我看見在二七一頁上White night 也收進去了，而且有了正確的解釋，覺得似曾相識，有一種不合理的高興。

「爲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刊出後的響應

安平

本刊三卷三期刊載了李克佐等留美八位護農同學的一篇「爲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他們預備明年夏天回國，回國後預備創辦若干生產農場。在那篇文章裏，他們大體上陳述了他們的理想和計劃，在字裏行間，他們充分表示他們有一種新的建國精神，想以實際的工作來改造社會，充實社會。他們希望在回國以前，能先得到國內人士的贊助支持，共同爲理想而努力。本刊的一貫態度：對於一切懷有新理想、新計劃，新精神的人或事業，贊助支持，願意盡力給他們各種便利。所以在那一篇文章的後面，我們表示：假如政府當局，社會各界，或本刊讀者，願意和這八位留美同學通信商討，或給予贊助者，本刊願意代爲轉達，俾使雙方可以直接通信。

三卷三期出版後的第三天，我們就收到沈亦雲夫人來信，表示贊助，原信云：「安平先生：昨日課畢歸家，見案頭觀察三卷三期，急取「爲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及衡哲先生的前置辭二文先讀。通篇似言我所欲言，示我所欲知，不覺興奮累日。竊以不辨菽麥，畏牛羊爲異類之身，孜孜不舍于一隅之農村，原因固多，以知識階級瞭解困苦之農村及與無告之農民爲友之意，實居大半。自問工作同人，咸具靈魂，惜以外行之故，似土地廟中供的關公，致文武不相稱，用力多而成功少。今之爲農村事業者，或出之政府，視人事爲轉移；或出之商人，以餘唾爲農民之福利，養猪食肉，養雞生蛋而已；亦有借以號召，强購民地，此則等而下之矣。此三者，雲所倖免者也。對此八位青年及其同志，欽決心，欽辦法，無不欽佩贊同，視其成功。敝山（編者按：莫干山）准先準備其所需一單位之地畝（編者按：二百四十市畝），供其實驗，欲稍多亦可。即不來敝山，亦願爲棉力所及之援助。舍下除山中公益事業外，無一畝私田，故以此相邀耳。附「莫干山小學十五年」一冊，敝山內容歷史略可參考，並煩轉寄。（下略）」

其後又收到教育部中等教育司職業教育科陸厚仁先生致留美八同學信云：「僕在教育部辦理職業教育行政工作，內心希望於各職業學校者，正如尊論中之能於校內有實際的生產農場和生產工場之類。只是目下極難推行，其主因還是在缺乏眞誠實幹不移之人才。先生等既志切實幹，鄙見極盼將來初步能在叢處農業職業學校內來實行。在南通現在辦有一所「國立南通高級農業職業學校」，內設農藝、園藝、畜牧、農產製造四科，在南通有實習場地二百畝。另在如皋還有田二千畝，正可作新式生產之實驗。此外海南島有國立瓊山高級農業職業學校，陝西有西北農學院附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目下國內各農校所用教材，恐怕都是舊的，教育恐怕也大部還是以書本爲主，縱有廣大場田，但設備恐亦陳舊貧乏。先生等如不嫌屈就，極希望將來能替這些學校革新一下，一面也好把生產農場實驗推行出去。……」

又收到前江蘇省民政廳廳長王公璵先生致留美八同學信，大意敘述辭官之後，正有「田園將蕪胡不歸」的計算。王先生並已擬有一套計劃，就他自已的計劃及留美八同學的意見，一一提出商討，並認爲政府方面，社會方面，甚至金融機關方面，都可設法請求協助，對於留美八同學的需要，王先生說可以負責設法代爲進行。

又收到南京姜國楹先生囑轉的信：「我的家鄉在湖南邵陽，那兒的教育頗發達，土地也還肥沃，物產豐富，交通便利。現在善後救濟總署設有一個鄉村工業示範組織在城裏，正在進行創辦肥料廠、煉油廠、碾米廠，和其他鄉村工業。不過那兒是山地，沒有廣大的平原。山上可植桐，平地可種水稻，其他副產物也很多。如果你們認爲這種環境可以適合你們的需要而又相信我的話，我可以即刻回鄉去做開路先鋒，宣揚你們的主張，假我半年時間，便可組成一個合作農場，籌集資金。你們回來後，我可以陪同你們去參觀設計，正式進行工作。」

又收到南京司法行政部聶儲英科長囑轉的信：「司法行政部近年來在各處創辦外役監，利用人犯，開辦農場。現有安徽宣城一處，定於明年一月成立。該監有耕地五千畝，土壤肥沃，交通便利，犯人生活，職員薪俸，以及一切設備，除由國家供給，收穫除以百分之十繳解國庫外，餘者供擴充農場之用。若得志同道合之士數位，認眞合作辦理，三五年後，不難使該監成爲一理想之模範農場，並可以此處爲基礎，向附近農民推行尊文中所述之理想。」

又收到鎮江江蘇省地政局鄒君平先生囑轉的信：「本人年來對於土地農村正作積極研究。蘇省淮安縣豐火鄉有灘田七千餘畝，土地肥沃，戰前計劃開墾，嗣以軍興未果。刻仍擬繼續前願，業經擬就復興合作農場計劃（茲附上一份）亟欲徵求同志合作。茲讀宏文，尤欽鈞見，願讓地千畝，以爲君實驗農場之需。有關各項手續，容俟諸君海外歸來，再行面洽。」

又接常熟張禮綱縣長來信：「編輯先生：讀貴刊三卷三期創辦生產農場芻議一文，深佩李君等眞能爲中國農民謀出路，爲中國農村謀復興，爲中國建設作打算。禮綱從事縣行政工作前後八年，由黔而蘇，無時無地不感覺知識份子不能負起其歷代之責任，以致無知無識之農民，經常在水深火熱之中呻吟。前在貴州時，試探以教育爲中心謀農民生活之改善，在江蘇太倉時，亦曾試探以鄉村工業及棉作改良爲中心，求農村經濟之復興。終因爲時間及人力所限，未能收效。閱此文後，大意與禮綱所見者不謀而合。乃乘縣參議會開會之時，提議將縣農場借與李君等作爲試辦生產農場之用（場地約八十畝，位於常熟小東門外），該議案已經大會通過。特函奉聞，並請轉函李君等，如其志已決，場地大小適宜時，即進行議訂詳細辦法。禮綱籍隸江陰，距常熟城內十里之遙，且與地方人士頗爲熟悉，即離職後，仍可用私人身份進行是項事業，深願能用此辦法，求得中國農業一條光明大道也」。

又接重慶民生公司經盧[illegible]先生致編者信：「……鄙人願向李先生介紹，在重慶北碚地方有兩處可供他們理想之經營。一在北溫泉斜對面大渡口處，有二百六十餘畝。地臨江邊，前由慈幼院植有菓樹三千餘株，地面年可出包穀將近一百老石（即三百市石）。近爲一友人購得，正感無法經營，如李先生等有人願意種作試驗，決可辦到。又鄙人在北碚相輝學院附近有山林及熟土約一百畝（其中有田二十畝），極願讓供李先生等試驗，如需貸款，亦可

觀察文摘

魏德邁告別聲明的背景

原作者：Frank L. Tsao

原刊處：九月十三日密勒氏評論報

魏德邁中將在中國的一月逗留，已在中國政府圈造成了中國外交歷史中從未見過的騷動。甚至一九四四年內極端嚴重的史蒂威爾危機，也沒有像這位美國三星將軍這篇率直的告別聲明，對中國的統治集團造成了如此的煩惱和憂心戚戚。

魏德邁的這篇「老生常談」聲明，暴露中國廣泛普遍的「失敗主義，貪婪和無能力」，但事實上其所觸及的僅限於社會和政治範圍內的情形，而對中國日增嚴重的軍事和經濟局勢——據傳是魏德邁調查使命的更重要而且更有決定性的部門——却并未提及。這位美國將軍所一手遮掩掉的許多要點，對於中國普通人民已決非什麼新奇事跡，他們對於現政府自勝利日後初期接收時代以來不可救治的腐敗，均已充分認識。那末在這篇告別聲明中，那樣厲害的傷害了統治集團，至於使他們發動目前的批評浪潮。反對魏德邁使節團「不友誼」態度的，到底是些什麼東西呢？

激烈的改變

我們看到高級官吏以及被控制報紙的意見，從對美國事實調查使節團蒞臨時的歡呼迎接，到同樣歡呼送行時爲止的激烈改變，深覺有趣。我們可以用時期次序將這種變遷情形表明出來，開頭是從自得其樂變到懷疑，又變到失望，而最後就以種種反擊手段實行報復了。

國民黨寄望太高，他們知道魏德邁將軍素以親國民黨出名，所以在連環炮一樣接連發出無數要求「美國在遠東施行更積極政策」的呼籲電訊以後，就將希望釘牢在這位魏德邁將軍身上，以爲美國必定願意援助中國政府。魏德邁的聲明，雖然其實并未對中央政府表示不友誼態度，可是畢竟沒有符允慷慨地而且無條件地，將美國金洋倒入一個無底坑中去。

這篇告別聲明中所暗示的未來前途，却比美國須有嚴刻條件才對中國援助的這件事情，更爲黯淡。希臘方式或其他方式的借款，不論其已有保證或已獲得允許，而以無論什麼方式借給中國，均非具有重要的意義事情。最重大而且是最有決定性的因素，還是美國改變整個遠東地區內的外交政策。

在魏德邁使節團到達遠東之前，美國已有一種日益增加的傾向，擬以日本代替中國，將它建成爲保護美國利益的太平洋另一邊上的一個堡壘。國務院和麥克阿瑟將軍重行開放日本國外貿易的共同聲明，決不能用來解釋成爲尊重中國在戰後亞洲內假定領導地位的一種表記。美國總統特使節調查判斷也清楚指出：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內，雖已取得全世界的優越地位，但其實中國的地排列起來，并不比至今尚未獨文的朝鮮爲高。

凶兆

所有這一切的「凶兆」，已使中國政府方面激起了深刻的焦念。國府副主席孫料，在六月內已以他的激烈反蘇和怨恨美國放棄中國的公開談話，使美國公衆大惑驚訝。悲觀主義者們相信，如果美國的政治趨勢不及時改變的話，中共遲早必將接管中國了。

中國的某些官方，對於美國國務卿馬歇爾派遣由魏德邁將軍率領的就地調查團來華，最初的解釋認爲這就是馬歇爾計劃用於遠東，而且是美國對亞洲各國——特別是對所謂「遠東政治中心」——中國——當時那種消極政策，發生轉變的開端。這種解釋顯然太主觀而且過度樂觀，因爲中國在一方面不能供給馬歇爾計劃所需要的銷售美貨的廣大市場，而在另一方面，中國又太衰弱和無效率，不能扮演在受戰爭破壞亞洲內的領導角色。

中國是一種平衡力量

可是有許多人還抱着這種念頭，他們相信像魏德邁這樣一個具有反共和反蘇本能的人物，必能使美國外交政策對華與對日間的秤桿加重法碼，使中國跳高到頂點，至少可以看作就是在遠東方面壓平日本。

這位美國將軍在巡遊華北、東北、華南和東南二個星期內終始保持絕對沉默，却害得全中國像熱鍋上的螞蟻徉焦急不堪。中共仍像平常一樣，以痛斥的言詞向這位總統特使攻擊，而且說美國對華政策在派出使節團以前，就已在華盛頓確定不移地決定好了。可是，人們還在等待着哩。

告別聲明最後終於發表了，簡短而且率直。其實聲明中并無什麼新的東西，而且也實在無須這位有才能的美國將軍化去這樣長的時間，取得他對中國國內局勢的結論。但是在調查期內已使中國官場大爲憂急的這個最重大的要點——美國會不會改變日本第一而中國第二的政策？——却被澄清了。顯明的答覆是「憂急似爲不必」，因爲「中國仍佔有爲復興本國所需要的大部份物質資源。」

設法。北碚爲名勝區，有盧作孚先生之鄉村建設，及前中央農業試驗場與相輝學院農藝系，一切實驗，可收相互觀摩之效。

又上海中央銀行業務局朱漢民先生，願意介紹李先生等分租蘇州集團畜植公司杭州農場，並表示可以不受其原有計劃之限制。

又天津南開大學張蹤先生，願意對他們兄弟所合有的四百多畝田，在粵漢路湖北蒲圻茶菴嶺車站兩側，供給李先生等作生產農場。

此外，陝西涇陽呂致芳先生願以全部田產約二百畝供作試驗農場的基礎。南京余森、嚴北沛然先生，楊作仁先生，上海張光華先生，九江芳英先生，張麗水潘先生，瑞滄先生等都有信和八位同學討論，嚴沛然先生則以封好的他的計劃大綱信託我們代爲轉北平楊姿女士。

以上這些信件我們業已分別用航空掛號或直接轉遞寄美。我們所以除了將信件轉遞之外，還要在此地摘述如上者，主要的意思，希望全國廣大的青年認識：我們今日所處的這個社會，雖然是處處腐敗，處處不合理，但仍有許多有熱血有志氣的有心人士，散佈在全國各地及各職業階層。祇要我們自己有理想、有計劃、有決心、有勇氣，我們仍可以以我們的熱血、決心、智慧、人品，創造事業，改革社會，充實國家的生命。畢竟我們不應消沉，悲觀、牢騷、憤怒，是應當向積極的方向走。以後讀者有信囑轉寄美者，我們當隨時代爲轉寄。我們要求的是：在本刊上披露你們的信件後，對於他們的意見或幫助，不論你們同意與否，接受與否，均請一一答復，使寄信人能早日收到回信。

啟事

關於訂閱、補刊、更改地址，以及查詢等等事務兩件，請逕寄本社定戶課，勿寄編者私人，以免延擱，轉輾誤事。會作爲學。

借款已遭拒絕

合衆社報導說南京的中立觀察家們，從魏德邁離華聲明中所得的結論如下：「第一，美國目前對華巨額政治借款的可能性已經告吹；第二，在明年正月美國國會再召開會議以前，美國極不像會採取任何積極行動，因為魏德邁聲明中毫無暗示國會有召開特別會議意思的話；第三，任何給予中國的援助，不論金融援助或軍事援助，只有在蔣委員長允准美國最嚴格監督和控制經費，供應品，與計劃的這個條件上，才有可能。如果這幾個結論都是正確的話，那就寫出政府的無能情形眞是使人可怕，這個政府需要「立刻的，劇烈的和廣泛遠大的政治與經濟革新。」

於是就有一連串的反攻開始來保衛中央政府的「腐敗與無能」了。據說魏德邁將軍留華期內，曾與反政府份子們談過話，所以這個美國使節團已給這些反政府份子導入邪路。據說中國官場的腐化與無能，那是因為公務員新津太低的緣故，而公務員待遇之所以微薄，却又是因有內戰存在的緣故。他們聲明說內戰之所以繼續的就因為受蘇聯援助的共產黨不肯停戰的緣故。而蘇聯之所以能夠幫助中共的理由，又是因為美國人簽訂了雅爾達密約的緣故。將這許多兜羅總括起來就是，中國的腐敗與無能間接地均是美國的責任。這種出奇出怪的邏輯，也許可以當作「魏德邁不知道的許多事情」之一。

大學校長們的宣言

為了要使美國人民對中國情勢獲得「更正確的智識」起見，CC系就逼迫和操縱官方與半官方方面，發出一篇又一篇的聲明，而且CC系甚至竟然勸誘上海教會和非教會大學的校長們，在一篇預先準備好的聲明書上簽名，後來就在上海的中文和英文報紙上發表，為政府的腐敗與無能寫讀。

上海八個大學校長簽名的那篇聲明開頭就說：「身為學術界人士，我們應當指出：……中國要適合於西方各國經幾世紀始能完成的近代環境，是一個最困難的過程，其困難程度或在一個局外人所能理解的範圍以外。」

這篇宣言又繼續解釋說：反抗日本侵略的「可怖鬪爭」，遂使普遍廣泛的物質和精神墮落接踵而至，任何國家在此同樣環境之下，均難避免。」這簡直是在說：一個庸醫即使將病人驅到死亡邊緣，他也是神聖地無罪無辜的，因為這只能怪病人病勢太重而身體太弱。這些大學校長以及其他智識份子們，竟會跟在甚至對一個只懂講單邏輯的學生也知道是樁可笑事件的這個「庸醫非庸醫」的理論後面跑，這眞是一樁極大的可憐事件了。

國民黨的右翼是在利用美國人民的恐布爾希維克病，誘說美國人民應在CC統治中國內部政治，或是共產黨專政的恐怖統治之間善自選擇。而政府內另有一派人物，則在盡力推行若干零碎的改頁方法，過去每當加强進行討共運動之時，他們就常常行使這種手段，但是另一方面也想循着美國政府所確切希望的那種健全政府的「適當道路」向前行進。

CC系永遠不能忍受此種并無大利可圖的改革。譬如CC主持的申報對於魏德邁離華聲明所寫的評論，就再三提醒它的讀者說，中國局面已經不同，美國人不應用他們自己的種種標準來觀察中國。中國報紙斷然主張改革是必需的，但不應「來得太快」。

反對改革

魏德邁回到華盛頓時將對杜魯門總統提出何種特殊報告，以及美國政府對於這片慘遭戰爭破壞的大地將來究竟採取什麼政策，此刻預言，尚屬過早。然而從上面的分析中來判斷，我們如果來下這一個結論，似亦并非毫無根據。就是國民黨右派對於美國方面作為援助的一個條件，而迫使激烈改革中國現政府的任何要求，必將以更為猙獰的反動行為來作報復。精通中國內部情勢的觀察家們一定都知道，中國政治的任何激烈改革，其意義就是等於右派集團的徹退，如果不是消滅的話。

美國要想不觸及右派集團根深蒂固的機構，而欲在中國獲得誠實和有效率的政府，究竟是否有望，我們且等着瞧吧！

（文覺譯）

（上接二頁）部人茲補充報告如下：齊魯企業公司于收購上述各廠後，計支付青島敵偽產業處二百億元。齊魯企業公司，既屬國民黨中央財務委員會，則此三百億，原應由國民黨付出來。但事實上，當局却向四聯總處貸了三百六十億。除了償付青島敵偽產業管理處二百億外，還多借了一百六十億。所以，「以國家財富變為一黨私產」，已屬事是，不料實際上，這筆錢還是由國庫中借來的；利用政治機力，憑空做着沒有本錢的買賣。一黨固肥，其奈國家瘦矣！

許敬昌　九月十五日　上海

牛·牛販·人牛公司

編輯先生：閱三卷二期觀察讀者投書，有李振周君的「壯丁的市價」一函。查販賣壯丁，在閩南盛行已久，甚至有大規模組織：收買，容納，販賣。現在每名價在一千四百萬元。壯丁每名實取一千八百萬不等。介紹人要賺三四百萬元。這些被販壯丁叫「牛」，介紹人叫「牛販」，大組織叫「人牛公司」。這一次征兵，全縣配壯丁額八百二十名，每名以千四百萬計可，總額計一百十四億又一千萬元。牛販算獲三十二億又八千萬元之鉅。

任　眞　九月十三日　晉江

華僑·僑匯·僑眷

華僑在革命史上，曾寫下了光榮的一頁。然而中華民國建立三十六年了，政府替華僑做過甚麼好事呢？以往國家積弱，僑胞總是暫時忍痛。今日祖國抗戰勝利，號稱「四強」之一，兩年多來，不僅依樣葫蘆，且有江河日下之勢。

戰爭時期，僑匯中斷，政府對於流離失所輾轉溝壑的僑眷，毫未加以救濟，已不用說。即勝利後，政府對於海外僑胞，仍然漠不關心，越南的戰火方停，荷印的烽烟又起，僑胞生命財產的損失，無法估計。在此水深火熱中，他們都引領翹望祖國去援救，然而所得的不過是一紙慰問，與所謂「抗議」，「嚴重抗議」之類而已。一般僑胞的愛國心是特別濃厚的，他們把一點一滴的血汗所得，經由國家銀行匯回家中，同時也補助了祖國進出口的差額。然而物價日高，國內幣值愈低，官定外匯價格常比黑市低百分之四十，僑胞在國外交匯時匯率黑市相近，而到國內，却只值黑市的三四成。譬如匯一百美元回來，收到時僅得四十元美元了。最近外匯政策又說改善了，但官價仍追不上黑市，政府想吸收僑匯，而僑胞已是驚弓之鳥了。

自外匯恢復後，僑胞不斷匯款回國，而遍地土匪，明搶暗劫，僑眷們往往人財兩空！如廣東台山縣，僑匯最多，即不時有匪徒糾黨械劫僑眷的事件發生。有些老華僑，把一生血汗所得，捆載旋鄉，以為從此可以一享桑榆晚景。豈知踏上家門，即喚着淚水讓匪徒把他的血汗金錢拿去了！有一位姓雷的華僑，不僅財產劫光，還挨上一顆子彈！當地政府束手無策，聞或亦賊去興兵，虛應故事而已。

可憐數百萬的海外孤兒，他們何時纔得到祖國溫暖的慰安呢？

潘家灘　九月十三日　廣東台山縣

中宣部（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函批核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二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一二五五二號